

庚子山集

庚文著
全十二册



庾子山集卷之九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連珠

擬連珠

傅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
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
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
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陸機復引舊義
以廣之謂之演連珠信復擬其體以喻梁朝
之興廢焉觀其辭旨悽切略同於江南之賦矣

蓋聞經天緯地之才拔山超海之力

左氏傳曰經天緯地曰文史記

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孟子曰挾泰山以超北海
戰陣勇於風飈謀謨出

東子山集

於胸臆揚雄曰風發颺拂斬長鯨之鱗截飛虎之翼

左氏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

大戮於是乎有京觀異物志雄鯨雌鯢長者數千里

汲家周書曰無虎傅翼是以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

將飛入宮擇人而食

天下息二語出孟子此章喻梁武帝雄才大力異

陽授東昏一夫之首使魏敕莫敢爭鋒

齊王於焉禪位是梁朝有天下之始也

蓋聞蕭曹贊務雄略所資漢書曰蕭何曹叅為相國

進位相魯衛前驅威風所假左氏傳曰太姒之子周

國也

云魯衛之政兄弟也以喻帝與齊俱姓是以黃池之

會可以爭長諸侯左傳哀十三年曰夏公會單平公

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

姓我為伯杜元凱云陳留封丘縣有黃亭及濟水吳

與晉於周皆姬姓以喻帝與齊皆蕭
姓故得進爵王公爭長於諸侯也
鴻溝之盟可以

中分天下

史記高祖本紀曰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

以喻梁武帝成江表王業與魏氏中分南北若鴻溝
矣此章喻梁帝匡贊擬於蕭曹宗盟同於魯衛故

得王公備九錫之儀南北定
中分之業江表之極盛者也

蓋聞解封豕之結塞長蛇之源必須製裳千里唾血

轅門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杜

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釋名

曰上衣下裳史記文帝紀曰噍血京師索隱曰漢書

捷作蹀音跣丁蹀反漢書陳湯傳曰杜業皆言喋血

無盟歃事廣雅曰喋履也謂履涉之周禮曰設車宮

轅門鄭注謂王行止宿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
則仰車以其轅表門言欲寧亂必千里命將盟唾以
備非也
是以開百里之圍用陳平之一策
史記曰高帝擊韓王信於

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
奇計使單于闕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
得聞桓譚新論曰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
言其事秘世莫得而聞也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
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
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闕氏闕氏
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
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
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
之愛之則闕氏日以遠疎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
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妬嫵之性必增惡
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
匿不泄也劉子駿聞 **盟于乘之國須季路之一言**左
吾言乃立稱善焉 **傳**
哀十四年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
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
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
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
是義之也由弗能以喻侯景內附當如季路之於邾
射辭之為是不當納也此章喻梁武帝納侯景之

非也景屬高歡潛圖反叛彼既封豕長蛇包藏毒害
之志我須製裳軟血得其駕馭之方而乃造次納降
慢無區畫既無陳平之奇策又少季路之一言使平
城之圍困卒成句釋之叛徒滋盛釀成國禍是以傷
之

蓋聞得賢斯在不藉揮鋒股肱良哉無論應變是以

屈倪叅乘諸侯解方城之圍

屈倪屈完也左傳僖四年曰齊侯以諸侯之師

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

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

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

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

盟于木為臣天下無西

河之戰

也史記曰魏文侯客段干木為臣天下無西

于未過其閭未嘗不載

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

由此得譽於諸侯

章喻梁武帝用朱异等輩委寄失才也引古賢臣而

寓意自見所謂使覽者徵悟
合於古詩諷典之義是也

蓋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

史記曰趙惠文王賜趙奢
馬服君與廉頗藺相如

同位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
廉頗為將括軍敗數十萬之

趙奢已死奢子趙括代
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

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
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

秦
薊城去矣空用荆軻

史記曰秦兵臨易水禍且至
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

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
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

殺荆軻使將軍王翦擊燕十
居遼東斬丹以獻秦秦拔遼

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月而拔薊城燕王亡徒

是以竹杖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

漢書曰張騫言使
大夏時見蜀布印

竹杖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
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妻不習

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
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

留之無幾物故故蜀王發卒
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

武擔也蜀志曰劉先主
之成都擔土於成都廓

卽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裴
之曰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

松
蘆灰縮水不能救宜

房之河淮南子曰女媧聚蘆灰以止滌水高誘曰蘆

水為滌水漢書溝洫志曰上使塞瓠子決河歌曰宣

房塞兮萬福求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

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

災此章喻臺城陷後雖名將烈士無所復用邯鄲

薊城皆喻建康之敗也竹杖已下言亂勢已成力不

能挽哀江南賦云敝軍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

止黃河之濁即此意也

蓋聞穴蟻衝泉未知遠慮易林曰蟻封穴玄禽巢幕

何能支久左傳襄二十九年云吳公子札謂孫文子

曰言至危也按燕一名玄鳥猶燕之巢於幕上杜預

詩云天命玄鳥故稱玄禽也

之以淚長河一決不可障之以手西京賦曰大廈耽

下者為廈江淹別賦云去復去兮長柯濯此章喻

臺城陷後侯景入城武帝節文為賊臣所制如蟻在

連珠

泉中悲長河之一決燕巢幕上觀大厦
之既焚豈可手障淚灑言其不能救也

蓋聞膏腴喋喋市井營營或以如簧自進或以徂詐

相傾史記每奴傳曰喋喋而估估冠固何當素隱在

尼曰商賈且於市井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為井

井有市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

乎鮑照行樂至城東橋詩曰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

人詩云巧言如簧漢書秦據勢勝之地騶狙詐之真

是以子貢使乎五都交亂史記仲尼弟子傳曰子貢

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張儀見用六國縱橫史記

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注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山東地形從長蘇

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

國令破其縱而連秦之衡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

衡音橫東西為橫南北為從也此章喻諸王援兵

之日讒譖者多以致兄弟猜嫌骨肉屠害張纘有起

兵聚米之說遂爾闖牆蕭綸有代景行師之言聞之

掩泣哀江南賦云晉鄭靡依魯衛不睦是也

蓋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時增齊竈或臥燕牆史記曰孫

贖使齊軍人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明日為

二萬竈後漢書曰虞詡征朝歌賊令吏士各作兩竈

日增倍之或問曰孫贖滅竈而君增之何也詡曰孫

贖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崔鴻十六國春秋

曰建興十年慕容寶軍參合魏縱兵擊之燕軍敗走

赴水死傷者四五萬人十一年慕容垂至參合見往

年戰處積骸如山設祭弔之禮死者父兄弟皆號

哭六軍哀慟垂慚憤嘔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頓

平城西北三十里積十日疾篤是以井陘之兵如鴻

踰山結營築燕昌城以自固

毛之遇火漢書曰韓信張耳欲東下井陘擊趙未至

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成趙幟立漢幟趙人還歸壁

見漢赤幟大驚以漢為敏趙矣遂亂遁走於是漢軍

夾擊破趙斬成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

安君擒趙王歆史記曰秦

與趙兵相

拒長平趙括為將秦將白起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此章喻王僧辯等平景之師也

蓋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亂之感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

過故宗廟宮室盡為麥秀漸漸君子有去國之悲史記

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猶瞻灞岸三輔

民聞之皆為流涕是

黃圖曰武帝太初元年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建章灞岸在

西京以喻梁都在建德陽淪沒非復能臨偃師三輔黃圖

業傷故宮之殘毀也

曰景帝廟號德陽宮後漢書曰光武出自景帝漢書
地理志云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光武
都洛是臨偃師以喻元帝都江陵之後傷中興之道
銷也此章喻梁國之亡似感宗周如悲殷室建康
業一敗既傷故國之殘江陵三年無補中興之
蓋聞市朝遷賢山川悠遠古出夏北門行曰市朝易

蓋聞市朝遷賢山川悠遠古出夏北門行曰市朝易

是以狐兔所處由來建始之宮潘岳西征賦曰狐

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荆棘天昔日長洲之苑

雍門周曰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吳都賦云佩長

洲之茂苑此章喻克復之後遷都江陵朝市既移

山川遂隔太清罹亂之後既已陷沒臺城裴橫入儻

之餘復令揚灰太極羽儀輦路莫有孑遺戶口人民
百遺一二而故宮於焉禾黍矣
蓋聞天方薦瘥喪亂弘多詩小雅節南山之辭毛空

東子山集卷之九連珠

思說劍徒聞枕戈

樂正曰魯冕指笏而與黃黃之

待旦志曩逆虜常恐

間謂之先吾善是以劉琨之英略

莫知自免

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愨帝即

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使要琨欲與同獎王室

現由是率眾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

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

連名上表元帝轉琨為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

琨遣其世子羣送之為末波所獲因共結盟而襲匹

磾密遣使齋羣書請琨為內應而為匹磾羅騎所得

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

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

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

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琨

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知謀為

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育尺耳所以能服管人者畏

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能奉現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現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現所署雁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合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爲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等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現匹磾遂縊之子姪四人俱被害按劉琨喻王僧辯也梁元帝承制江陵僧辯勸進猶晉元帝承制江左劉琨勸進也僧辯爲陳霸先所縊猶劉琨爲段匹磾所縊也兩人行跡相似故引馬之且陳武無匹磾之忠而蹈處仲之迹遂致易梁爲陳王公之不免也惜哉祖逖之慷慨能渡河晉書曰祖逖字士稚范陽節京師入亂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元帝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木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於江陰起鑄冶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前倅獲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詔進逖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子山引此恨當時無此人陳霸先不足云也此章喻建業陽九

江陵百六王僧辯有討平侯景之功而鮮保身之哲
陳霸先懷覬覬梁鼎之意而無渡河之心此南風之
所以不競也

蓋聞穀林長送蒼梧不從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

平陽於詩為唐國禮記曰舜葬蒼甫謚曰穀林即陽城堯都

梧二妃不從以喻元帝之死也惟桐惟葛無樹無

封左傳哀二年云趙簡子誓曰若其有罪絞綫以戮

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傳以斯知不欲速朽也鄭康

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棺用難朽之木桐木易壞不

堪為棺故以為罰墨子尚儉有桐棺三寸漢書楊王

孫曰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為園葛藟為緘服虔曰藟

葛蔓也一日藟亦草名葛之緘也緘束也音工咸反
周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
以喻元帝葬用是以隋珠日月無益驪山之火搜神
記曰

隋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瘳而愈之蛇銜珠以報其德
故稱隋珠西都賦曰隋侯明月漢書劉向上疏曰秦

始皇葬於驪山之阿其後收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城柳

空望西陵之松

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雀臺於臺

上施六尺牀總帳朝脯上脯備之屬月朝十五日軌

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謝眺

銅雀臺詩曰鬱鬱西陵樹詎聞吹吹聲李善曰不敢

指斥故以樹言之也此章梁元被戮不以人君

之禮葬也江陵之敗遭岳陽之詰辱命傳準以行刑

一囊之士罰甚桐棺一乘之車為同鮮葬嗚呼生為

撥亂之君死葬庶人之禮是以對驪山以典

思望西陵而泣下津陽門外有故君之感焉

蓋聞雷驚獸駭電激風驅陵歷關塞枕跨江湖是以

城形月偃陣氣雲鋪

水經注曰沔左有却月城亦曰

乃沙羨縣治也昔魏將黃祖所守遣董襲陸統攻而

禽之彌衡亦遇害於此湘中記曰遙望衡山如陣雲

史記天官書曰陣雲如立垣言武陵王紀師次西陵

軍容甚盛元帝命陸倕和拒之立北勝之城鎮江斷

東子山集

也非綠林之散卒即驪山之叛徒後漢書劉玄傳曰

聚藏於綠林中注云綠林山在今荊州漢書英布傳

布友薛公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

顧後慮喻任約謝答仁等本侯景之黨也哀江南賦

云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差蒐乘巴

渝皆謂拔逆黨以攻蜀也與此同元帝紀云承聖元

年八月武陵王紀引兵東下二年五月帝拔任約於

獄以為晉安王司馬徽禁兵以配之又於獄拔謝答

仁為步兵校尉配眾一旅上赴以助陸法和是也此

章喻元帝攻蜀之師復用侯景之黨也楚蜀雖有

也與

蓋聞死別長城生離函谷楊泉物理論曰秦築長城

死者相屬民歌云生男慎

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戰國策

曰秦東有嶠函之固韋昭曰函谷關也時西魏都長

安本故秦帥江陵平遼東寡婦之悲代郡霜妻之哭

男女盡俘入關故云

遼東寡婦未詳疑謂蔡文姬没于南匈奴為遼東也

史記趙世家曰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襄子北登夏

屋請代王使尉人探銅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樹陰

令宰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因兵平代地其姊

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伯魯子周為代成君

之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是以

流慟所感還崩杞梁之城列女傳曰齊杞梁殖之妻

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

之尸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

涕十日而城為之崩灑淚所沾終變湘陵之竹志云

既葬遂赴淄水而死

舜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

此章喻江陵之陷殺傷者衆屠戮之慘繼以別離如

杜畿被害王褒獻俘男女盡為入關弱小

至於加戮所以啼枯湘水哭壤杞城也

蓋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史記曰陳勝之反秦秦使

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

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

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眾矣其後受其不

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

虜王陰謀累葉必以凶終史記陳平曰我多陰謀是

離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會孫陳是以

掌以衛氏親貴咸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李都尉之風霜上蘭山而箭盡史記曰李陵拜騎都

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可千餘里單于以兵入

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教兵不到遂降

匈奴單于以女妻陵而貴之漢聞陸平原之意氣登

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

河橋而路窮晉書曰陸機為長沙王父敗於河橋孟

亭鶴唳豈可復聞乎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

起為平原內史故稱平原于費晉紀曰初陸抗誅志

聞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此
章喻江陵之敗僧祐戰死買直敗績王褒俘虜以蘭

山之箭盡杜畿兄弟若河橋之路窮

蓋聞營菟不反燐火宵飛

楚辭曰載營菟而升霞陸士衡文賦云覽營菟以探

贖頓精爽而自求老子曰載營菟抱一能無離乎鍾

會曰載辭也經護為營形氣為菟謂菟經護其形

氣使之長存也左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為菟菟陸

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曰營菟懷茲土精爽若飛沉張

銑曰營心府間也言心府菟懷於吳土而精爽若

飛若沉不定也此云營菟即營菟也言心府間菟

無所歸也淮南子曰人血為燐許慎注曰兵死之時

遭獵夜之兵或斃空亭之鬼

晏子春秋景公駁于梧

罪晏子曰先君震公駁五丈夫駁欲斷其頭蓋之

五丈夫丘後漢書蔡邕有鬼數按過客正德除孽

有女子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

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恫問亭長

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遊微者也明且問遊微誌其
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

歸鄉里於是是以射聲營之風雨時有冤冤射聲校
亭遂清安

帝置光武建安七年省漢書音義曰射聲謂上射者
也夜中間聲則射之因為名後漢書曰曹褒遷射

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履行問
故吏對曰此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褒為買空地

悉葬其主者廣漢集作郡之陰寒偏多夜哭東觀漢
設祭以祀之

寵字昭公沛國人轉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
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

葬者多寵乃勅縣葬埋由是即絕謝惠連祭古冢文
云射聲垂仁廣漢流渥是也廣漢俗本作廣莫以漢

字轉寫誤漢漢復誤為莫也王隱晉書劉隗奏曰懷
情抱恨雖沒木亡故有隕霜之應夜哭之鬼王融策

秀才文云棘林多夜哭之鬼也此章喻戰爭之後
殺傷者多與哀江南賦鬼火亂於平林傷竟遊於新

市意

同

蓋聞江黃戎馬之微鄆郢風颺之格

江黃鄆郢皆楚地也江黃春秋

時嬴姓國名左傳江黃道柏皆弦姻也後為楚所滅

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漢書地理志曰南郡

宜城故鄆又郢楚別邑故郢文選

凡焱字五臣本皆作臙疾風也

無期而遠客 言江黃鄆郢之 是以章華之下必有思

子之臺 左氏傳曰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及乾谿之辱

蔡公使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王聞羣公子

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

如余乎又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

應多望夫之石

列異傳曰武昌新縣北山昔有貞婦

其夫從役婦攜幼子餞送此山立望

而形化為石張揖曰雲夢在南郡華容縣此章

江陵闔城長幼被擄入關哀江南賦所謂石望夫而

逾遠山望子而逾多者也

蓋聞無怨生離恩情中絕空思出水之蓮無復迴風

之雪曹子建洛神賦曰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其形也

風之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淥波又云飄飄兮若流

迴雪是以樓中對酒而綠珠前去

秀怒乃勸道王倫誅崇矯詔收崇等崇正晏於樓上

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

效死於官前因自帳裏悲歌而虞姬永別史記曰項

投於樓下而死帳裏悲歌而虞姬永別

可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

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

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

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淥波又云飄飄兮若流

是以樓中對酒而綠珠前去

乃勸道王倫誅崇矯詔收崇等崇正晏於樓上

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

帳裏悲歌而虞姬永別

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

項王乃悲歌慷慨

項王乃悲歌慷慨

項王乃悲歌慷慨

項王乃悲歌慷慨

虞姬之聞歌夜帳矣

何恩情雖復色茂開蓮風如迴雪而高臺已傾愛妾

蓋聞樹彼司牧既懸百姓之命及乎厭世復傾天下

之心是以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一

物而不沉左傳邾文公曰未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

之與亡皆由武帝一敗之後不復振也方其誅東昏

而與既使百姓待命及夫納侯景而亂復令天下傾

心所謂自我得之自我失之者也是以武陵僭號蜀

國既亡湘東雪讎江陵復敗蕃屏既已無餘枝葉又

將盡落岳陽西附僅逼一州敬帝南還終悲易姓

譬如馬奔毛動舟覆物沉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蓋聞嚴霜之零無所不肅長林之斃無所不標左傳

二年子木曰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是以楚塹

既填遊魚無託吳宮已火歸燕何巢楚塹謂江陵也

遊魚歸燕信自謂也越絕書吳地傳曰東宮秦始皇

十二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此章喻大梁之七

如衰秋搖落江陵潰敗嗟楚塹之既填建

鄴凋殘悲吳宮之已火已遂無所依歸也

蓋聞名高八俊傷於閹豎之黨

後漢書黨錮傳曰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

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

匹夫抗憤處士橫議

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天下

名士為之稱號李膺

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

朱寓為八俊俊者言

人之英也靈帝詔捕張儉大長

秋曹節因此諷有司

奏捕前黨百餘

智周三傑斃於婦女之計

史記高祖曰張良蕭

何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

用之此吾所以取天

下也又韓信傳曰呂后使武士

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信方斬之時曰吾悔不用蒯通

之是以洪澤之蛟遂

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挫長饑之虎平臯之蟻能摧失水之龍

楚辭曰神龍失水而陸居

兮為螻蟻之所裁王逸曰螻蟻蛄也蟻蚍蜉也莊子

庚桑子曰吞舟之魚錫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嵇康贈

秀才入軍詩曰流磻平臯此章喻已入魏之後東

手受困雖有八俊之名三傑之智無所用之如猛虎

長饑之候神龍

失水之時也

蓋聞吳艘蜀艇不能無水而浮

淮南子曰越般蜀般不能無水而浮高誘

注曰般小船也蜀艇一版之舟若水不能獨浮也說文曰艘船總名也

無以紅間綠不能

無弦而射

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豁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

是以樊籠之鶴寧

有六翮之期翫麟之馬無復千金之價

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

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

馬骨且市之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

不葺年千里馬至者二此章喻已屈體魏周不能復振雖國有讎仇而身無權藉有如樊籠之鳥豈望奮飛又若翫麟之馬已曾葬腹

蓋聞性靈屈折鬱抑不揚乍感無情或傷非類

左氏傳曰

非我族類是以嗟怨之水特結憤泉感哀之雲偏含愁氣

袁宏後漢紀馱恭曰聞貳師將軍拔佩刀以刺山而飛泉湧出乃整衣拜禱飛泉奔出謝惠連雪賦曰寒

風積愁雲繁此章喻已降魏之後窮困愁苦也少卿
有云終日無觀但見異類舉目言笑誰與為歡是以
嗟怨成水哀感生雲也

蓋聞遷移白羽流徙房陵春秋昭十年云冬許遷於

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淮南子云趙王遷流於房陵

思故鄉則為作山木之謳置之者莫不墮涕括地志
云趙王遷墓在房州離家折里悽恨撫膺列子曰撫膺而恨膺

房陵縣西九里也

胸是以吳起之去西河潛然出涕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

也魏武侯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
泣數行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

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使我畢能秦必亡
西河今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

荆軻之別燕市悲不自勝史記曰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
酬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居
頃之燕太子丹質秦亡歸厚養荆軻

所殺 趙虜房陵鄉關之思爾殷悽恨之情遂切吳起之泣
西河荆卿之悲燕市子山之哀江南有旨哉有旨哉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

何論 史記曰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
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

吁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
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漢書鄭當時傳

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戶可設雀羅
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

見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是平生故人灌夫不去
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史記曰灌夫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
其侯失勢亦欲引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

者蘇林曰二人相倚以繩直之意門下賓客任安獨
批根賓客也去之者不與交通

存 史記衛青傳曰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等自是之
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故人門

連珠

下多去事驟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此章喻已
失勢之後賓客淪散也朱雀航中方愧投戈之日青
油幕底遂踞斷袖之賓及夫右衛將軍復闢廉公之
館中丞御史重開翟尉之門至今羈旅他鄉流離暮
齒雖復君公欵至才子爭交而平生
之灌夫幾人門下之在安安在矣

蓋聞執珪事楚博士留秦史記曰莊烏故越之綱人

聲漢書曹參傳曰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
珪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五員者號執珪古爵名也漢

書百官公卿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

員多至數十人又儒林傳曰秦始皇兼并天下燔詩
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

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卑為涉博士以秦禁其業而
發憤於陳王也按博士雖為秦

官秦禁其業留秦非其好也 晉陽思歸之客臨淄

羈旅之臣左傳定十三年曰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

射奔朝歌趙鞅入於絳又按杜預世族譜晉國本在
太原晉陽縣燮父改之曰晉此云晉陽常謂晉也思

歸之客疑卽鍾儀事注見哀江南賦序左傳莊二十

二年曰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

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敢辱高位以速官諉杜曰

羈寄也旅客也臨淄齊地也漢書地理志曰齊郡臨

淄師尚是以親友會同不妨懷撫悽愴山河離異不

妨風月關人此章喻已鄉關之思也周陳之兩國通

並王褒不遣此子山所以日極于好得與弘正相親南北之流寓各還獨

里傷心悲覓兮歸來哀江南也

蓋聞五十之年壯情久歇憂能傷人故其哀矣是以

譬之交讓實半死而言生述異記曰黃金山有楠樹

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彼梧桐雖殘生而猶死乘

此張華云交讓樹也如彼梧桐雖殘生而猶死

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樹半死而半生

此章喻已哀傷易老壯志久衰豈交讓之全生實

梧桐之半死遺矢之說是所甘心據教

之情吾無望矣燭之武之言無能為也

連珠

五

連珠

蓋聞秋之為氣惆悵自憐宋玉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耿恭之悲疎

勒後漢書曰耿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承

以疎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匈奴文恭會

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厲士

衆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

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

建初元年漢遣軍迎校尉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

持泣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饑困發

疎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班超之念

玉門惟餘士二人衣履穿決形容枯槁班超之念

酒泉

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封定遠侯

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注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

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餘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

肅州也去長安二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

千八百五十里也韓非客秦避讒無路秦史記曰

死非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

韓王始不用非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

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

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

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

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非欲自陳

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救之非已死矣

趙思歸有年史記曰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魏王怒

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

留趙十年不歸此章喻已思故國有如宋玉悲秋

及夫疎勒不還酒泉何望身羈長安韓非

將死於秦路心存建業信陵終念於魏邦

蓋聞懸鶉百結知命不憂荀子曰子夏之衣如懸鶉

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王隱晉

書曰董威於市得碎繪輒以為衣號曰百結衣毛詩

傳曰鶉鳥也釋鳥云鶉郭璞曰鶉鶉之屬也周易繫

雌異方之言鶉一名鶉郭璞曰鶉鶉之屬也周易繫

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十日一炊無時何恥

言知命者不憂貧也十日一炊無時何恥

十日一炊無時何恥後漢書

十日一炊無時何恥後漢書

十日一炊無時何恥後漢書

十日一炊無時何恥後漢書

十日一炊無時何恥後漢書

十日一炊無時何恥後漢書

五頓客止靈臺是以素王之業乃東門之貧民賈逵

中或十日不炊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康成

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

之君制明王之法史記曰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

子獨立郭東門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

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自膜以下孤竹之君實西山

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孤竹之君實西山

之餓士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武王已

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其辭曰登彼

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此章喻
已不當仕也樂天知命則衣弊可以不憂時不我與
雖無食何足為恥所以東門貧民亦號素王西山餓
士垂名孤竹而子
山已餐周粟矣
蓋聞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今之學也未見能賢衛

曰胸內無學是以扶風之高鳳無故棄麥後漢書曰高鳳字文

猶手無錢

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樂而專精誦
讀書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
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
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於西唐山中
之甯越徒勞不眠呂氏春秋白甯越者中牟鄙人也
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
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
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
敢臥學十五歲而為周威王之師也此章喻色文
籍滿腹不直錢故云高鳳無故棄琴甯越徒勞不
眠傷其大節已廢
文章究何補焉

蓋聞十室之邑忠信在焉見論語五步之內芬芳可錄

說苑曰十步之是以日南枯蚌猶含明月之珠漢書地理

志曰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水經注曰
交州合浦郡漢武元鼎六年平越所置孫權黃武七

年改曰珠官郡郡不產穀多採珠寶史記李斯上書
曰垂明月之珠願微廣州記曰海中有大珠明月珠

東子山集
卷之九
連珠
七

水精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龍門死樹尚抱咸池

此章喻已雖身在北朝而心存南國此章喻已雖身在北朝而心存南國

蓋聞百尺之高累於九碁之上說范曰晉益公造危

息聞之上書求諫曰臣能累十二息聞之上書求諫曰臣能累十二

置下加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危哉置下加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危哉

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

重懸於一木之枝呂氏春秋曰薄疑說衛嗣君曰烏

三萬斤也漢書枚乘上書曰夫以三萬斤也漢書枚乘上書曰夫以

人猶知其是以截虎尾而非險傷人猶知其是以截虎尾而非險傷

日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日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

物可狎而騎也然猴下有逆鱗徑尺物可狎而騎也然猴下有逆鱗徑尺

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懼人王之逆鱗則幾矣此章喻已多危慮也百尺加九磬之上千

釣豈一木所支截茲虎尾將必啞人傷彼龍鱗終遭其怒

蓋聞居蘭處鮑在其所習大戴禮曰與君子遊必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

則與之化矣與小人遊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論衡曰

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則白羽素絲隨其所染墨子善習惡則惡鮑白卵反

子見染絲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

尹紂染是以金性雖質處劍卽凶水德雖平經風卽惡來也

險此章言人逐物遷性有如香臭隨時玄黃代色已所習染雖則臭若鮑魚色同染惡然而金思遠初

之時水望經風之日猶足自奮也

蓋聞豫章七年斃於豐草子虛賦曰檀栾豫章聚璞日豫章大木也似欬葉冬

東... 連珠

夏青生七年乃可知也也正義曰按溫舌人云遷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七年枕樟乃可分別

芳蘭九畹淪於幽谷楚辭曰余既滋蘭之九畹

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草為伍乃止卑是以欲

援琴而鼓之自傷不逢時托辭於幽蘭也是以欲

求其真晉陽有自理之蒿春秋後語曰張孟談謂趙襄子曰蒿安于之在晉陽

公宮之垣若賞其聲吳亭有已枯之竹爾雅曰東南皆茨蒿

稽之竹箭焉漢書地理志曰會稽郡秦置高帝十二年更名吳按秦法十里一亭以會稽名吳故云吳亭

蘭實為香草求其真實則荻蒿自理實彼虛聲則竹

蓋聞明鏡蒸食未為得所淮南齊俗訓曰夫明鏡使

簞干將補履尤可傷嗟劉向說苑曰干將鑿鄒拂鐘

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
楚辭曰秉干將以切肉王逸曰干將利劍也利劍宜
以為威誅無狀以征不服今用割肉非其宜也以言
使賢者為僕隸之徒非其宜也子山自喻在魏周如
明鏡所以照形今乃用以補履亦失其志也
是以氣足凌雲不應止為武騎漢書曰司馬相如事孝景帝為武
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才堪王佐不宜直放長沙
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才堪王佐不宜直放長沙
史記賈誼傳曰天子議以賈生任卿相之位絳灌東
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知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
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疏之不用其議
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問長沙甲
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乃度湘水為
賦以弔屈原此章喻已在魏周不得其所以位望
雖高時有長岑之意恩禮並至猶懷汨羅之心用明
鏡以蒸食取子將而補履相如作賦止為武騎之官
賈誼多才不過長沙之傳而已

蓋聞勢之所歸威之所假必能繫風捕影見莊暴虎

馮河見論語是以輕則鴻毛沉水重則磐石凌波抱樸子白

重類宜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蚌刺有沉羽之流此章喻人隨時重輕惟得勢假威故能

乘空禦險或則鴻毛不勝或則負山餘力今已亦失勢之時威所不假者也

蓋聞意氣難干非資扛鼎史記曰項羽力能扛鼎才

隱曰說文云扛橫關對舉也音江風神自勇無待翹關列子曰孔子

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淮南子曰孔子之通智過於蓑弘勇過於孟賁足攝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吳都

賦曰翹關扛鼎李善注是以曹劌登壇汶陽之田遽引列子云招與翹同

反左傳作劇史記作洙史記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

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

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許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堂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背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又按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夾谷之會孔子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杜預曰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北入濟水相如睨柱連城之璧更還史記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藺相如奉璧見秦王既奏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因持璧睨柱秦王恐破璧乃謝相如璧歸於趙此章喻已使魏之後不能奮積辱之志也梁元帝有返齊侵地之心已觸魏怒傷風神之遂屈以致一忘楚操漸食周薇曹柯之盟可庶幾相如奉璧不能復反矣

蓋聞卷蔬不死誰必有心爾死雅曰卷蔬拔其心

蕉自長故知無節南方草木狀曰甘蕉望之如樹珠

尺餘二尺許花大如酒杯形如芙蓉根如芋魁大者

不俱落一名芭蕉或曰芭苴有類羊角名羊角蕉有

類牛乳名牛乳蕉又有蕉葛可紡績為絺綌交廣有

之三輔黃圖曰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是以螺蚌

扶荔宮以植所得奇異草木有甘蕉本

得路恐異躡淵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

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雀鼠同歸應非

驪龍領下子能得珠必遭其睡也丹穴禹貢道滑自鳥鼠同穴

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
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此章喻已在

魏周如宿莽之傷心比巴苴之無節珠在蚌中
即異驪龍之領穴雖巢雀終非鳳皇所居也

蓋聞北邙之高魏君不能削東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

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浚陽陵邙之東北宣帝高厚

言魏衰晉盛魏君不能削穀洛之鬪周王不能改語

北邙之高猶梁衰陳盛也穀洛之鬪周王不能改語
曰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是

以愚公何德遂荷鍤而移山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

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

乃率子孫叩石墾壤運於渤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
止精衛何禽欲銜石而塞海死東海化為精衛其名

自呼每銜西山木石填東海一名烏市一名冤禽
此章喻陳盛梁衰勸先方起似晉帝北邙之高梁室

東子山集

將亡擬周王穀洛之鬪方之愚叟
豈可移山如彼冤禽焉能塞海也

蓋聞君子無其道則不能有其財忘其貧則不能恥

其食是以顏回瓢飲賢慶封之玉杯論語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

飲左傳曰崔氏滅慶封當國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
舍政樂高陳鮑之徒殺慶舍慶封來奔齊人來讓奔

吳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思銀
四年為楚靈王所殺玉杯言富而嗜酒也

佩美虞公之垂棘桓寬鹽鐵論貧富篇子思之銀佩
美於虞公之垂棘左傳信二年云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虢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伐虢滅下陽僖

五年云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此章論
不義而富不如樂道而貧慶封因富嗜酒遂爾亡家

虞公以賄先書因之失國今已自入魏以來
祿位雖高恥辱彌甚願為貧賤而不可得也

蓋聞水之激也實濁其源木之蠹也將拔其根是以

延年之家預論掃墓漢書曰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

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

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

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

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願乘刑

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

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

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

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

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兒

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姬亦見

續列女傳羊舌之族先知滅門春秋晉公族有羊舌氏

氏羊舌大夫為尉正義曰羊舌氏也爵為大夫此人

生職職生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為羊舌四族或

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

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
之以明已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此
羊舌之族所自始也事見春秋正義云先知滅門者

按左傳序叔虎之敗云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赦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及伯右之敗傳又云初叔向欲娶申公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勇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忘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有大敗也昔有仍氏黜黑名曰玄妻后夔樂正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琳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又叔魚之敗晉語云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厭也必以賄死遂弗視羊舌之母蓋谿壑三言而三

當焉列女傳稱羊叔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為羊叔
姬盜羊之事藉叔姬之善埋而不食為防害遠疑矣
膝王序云自攜老入關蒸蒸色養及丁母憂杖而後
起是子山有母嚴姬叔姬自喻其母之賢明也此
章喻痠氏世德及已而衰如冰因流激而源濁木為
枝敗而根傷嚴家五子萬石未取其歡羊舌四宗三
言盡識其敗汚吾矣負阿母
矣見子山蒸蒸色養之義焉

蓋聞磨礪唇吻脂膏齒牙漢書東方朔對曰臣觀其

日摩礪以須說文曰帶角臨風扇毒後漢書西域傳

者脂無角者膏膏也顯遊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熱

災鬼難之域釋法顯遊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熱

風惡鬼過之必死蔥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

風雨晦冥飛砂揚塵向影吹沙于寶搜神記曰有物

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

今俗謂之溪毒先儒以男女同川而浴淫女為主亂
氣所生也洪範五行傳曰蠍一名射影其
狐抱樸子曰有短狐一名蠍一名射影其

夏子山集
連珠
三

實水蟲也狀如鳴蜩狀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

利口中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角弩以氣為

矢因水射人中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不治煞人又

沙虱與射工相似皆煞人以火炙燎遍身則此蟲墮

也毛詩義疏曰短狐一名射影如鼈三足今俗謂之

水弩也鮑照苦熱行含沙射流影是也博物志曰江

南山谿中水射工蟲甲類也長一二寸口中弩形

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殺人今鷓鴣蟲潮

人影亦隨是以敬而遠之豹有五子論語子曰敬鬼

所處生瘡是以敬而遠之豹有五子神而遠之爾雅

曰豹狗足郭璞吁可畏也鬼有一車周易曰載鬼一

云脚似狗也

魏之後歷經險阻見宇文楊氏諸君易姓而與晉護

膝道之屬爭權相殺扇風射影如鬼如豹子山雖蒙

欵至然羈旅之臣皆可不與也

蓋聞虛舟不忤令德無虞忠信為琴瑟仁義為庖廚

是以從莊生則萬物自細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莊子齊物論曰天下莫

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歸老氏

彭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則眾有皆無也

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則眾有皆無也

之史也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太史公曰老子所貴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老子曰常無欲

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又曰有之以為利無心以為用又曰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之於無此章言世事任虛船吾心求令德思江海之士細萬物而淵往讀道德之經貴虛無而自得

蓋聞三關頓足長城垂翅既羈既旅非才非智言已

長安也後漢書光武贊曰四關重擾翰曰四關謂長

安也此云三關亦謂長安按西魏都關中漢書項籍

傳曰三分關中立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

秦築長城楚辭曰羈旅而無友是以烏江艤檝知無

路可歸謂史記曰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

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
 項羽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徐廣曰儀音儀一音
 我駟案應劭曰儀正也孟康曰儀附也附船著岸也
 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儀索隱曰鄒誕本作
 樣白雁抱書定無家可寄漢書蘇武傳曰昭帝即位
 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
 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
 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
 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
 曰武等實在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此章喻已
 思歸雖切而故國都非梁元帝楚國已亡江陵絕無
 歸路陳武帝有媯既育建業豈復為家岳陽固有深
 讎空存檝石頭無非篡迹安用寄書所以周陳通
 好流寓各歸庾信王褒雖惜而
 不遣乎然終甘於漢之陵律也

庚子山集卷之九終

庚子山集卷之十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讚

黃帝見廣成子讚

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願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語以至道黃帝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矣天

治身紫府問政青丘

抱樸子曰黃帝東到青丘見紫

神又曰項曼都言到天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

昱昱東方朔十洲記曰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

之地一洲之上專是林木故名青丘司馬相如烏有

賦曰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國在東海東三百里

庚子山集卷之十

郭璞云青丘山名有田亦龍湖鼎沒丹竈珠流史記黃

帝採首山銅以鑄鼎鼎成有龍下迎地仙去小臣攀

龍壽而上者七十二人魏地土記曰弘農湖縣有軒

轅黃帝登仙處郊祀志曰少君言上祀竈皆可致物

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

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迺可見踈雲即雨落木先

之以封禪則不死者黃帝是也

秋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雲氣至道須極長生

可求即莊子云黃帝問治身奈何而可

堯登壇受圖讚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脩壇河洛仲

月辛日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休氣四塞

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登壇吐甲圖宋均曰稷

側也論語考比識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

將來告帝期又一老曰山川魚龍荷聖恩又

一老曰河圖維龍銜玉繩
歌訖五老飛於天入於昂

登壇洛汭沉玉河湄

許慎曰水涯曰汭釋名曰湄眉也尚書中候

帝堯沉璧於河白雲起迴風搖落言

丹圖馭馬綠甲

乘龜

鄭康成以為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

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榮光上幕休

氣連帷

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四雖

存克讓於見文思

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

舜舞千戚讚

尚書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乃誕
數文德舞于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平風變律擊石來儀

禮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入風周

於予擊石搏石百獸率舞先齊七政更服三危虞書

又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國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

也書又曰竄三苗於三危孔安國曰三危亦名朱干獨舞玉戚

志云三危山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朱干獨舞玉戚

甲羽山在沙州墩煌縣東南三十里朱干獨舞玉戚

空麾尚書正義曰釋言云于杵也孫炎曰于楯自蔽

璞曰舞持以自蔽翳故明堂位云朱干玉南風一曲

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也南風一曲

恭已無為禮記曰昔者舜作五絃之琴

禹渡江讚

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嘆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奈何憂於龍焉龍俛首低尾而逝則禹達乎死生之命

利害之

經也

三江初鑿九谷新成

禹貢曰三江初入史記索隱注

地理志有南江中江

北江是為三江其南江從會稽

吳縣南東入海中江

從陽蕪湖東北至會稽陽羨

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

吳陵縣北東入海故下文東

為中江又東為北江

孔安國曰有北有東南可知也

吳地記云松江東北

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

禹之功為大披九山

按山之深處為谷風飛鷁涌水

故詩云高岸為谷是

九山得稱九谷矣

起龍驚首淮南子曰

鷁鳥也畫其象於船樂天知

命無待憂生

周易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即禹

舟遂靜亂穢還平

漢書師古曰穢

湯解祝網讚

呂氏春秋曰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

曰嘻盡之矣非禁孰為此者湯收其三面置
其一面更教視者曰昔蛛螫作網苦吞之入
學行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
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
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
湯去其三面置其一而以網其國四十非徒
網鳥也

連珠兩起合玉雙沉穀為祥樹桑成樂林

史記殷本紀云太戊

立亳有祥桑穀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
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脩其德太戊從之而祥桑
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尚書孔安國傳
曰祥妖怪也二木台生不恭之罰左氏傳曰宋公享
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杜預曰桑林天子之樂名也
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為大濩別名也
方落網一面驅禽德矣聖政仁乎用心

文王見呂尚讚

史記曰呂尚以漁釣干周西伯西伯將出獵

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

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

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言歸養老孟子語出垂釣西川岸止磻石溪惟小

船鄺元水經注曰磻溪中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為陣

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蓋太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即

北流也其水清冷神異風雲未感意氣怡然從龍風

從虎言未遇文王之時釣有此相望於茲幾年望謂

也望此磻溪其意氣怡然樂也

武丁迎傅說讚

庚子山集

史記曰帝武丁即位思復殷而未克其佐三年不言政事

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傅說於傅

巖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

巖姓之號曰傅說

虞田路斷辭澗泉飛躬勞版築有弊韋衣賢臣入夢

天賜無違千巖之下遂得同歸皇甫謐曰高宗夢天

之而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

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悅民者哉

百工圖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說之問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說傅巖謂之傅說

也界

成王刻桐葉封虞讚

呂氏春秋曰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爲珪而授唐叔曰余以此對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耶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

虞叔百里居河之汾帝刻桐葉天書掌文

左傳昭元年子產曰

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曰余命而乎曰虞遂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洺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今晉生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是禮晉之建國居河之汾也天書掌文謂參爲晉星也禮以成德樂以歌薰天子無戲唐其有君

漢高祖置酒沛宮讚

漢書曰高祖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人也項羽封為漢王後平羽立為天子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名故人父老子弟在酒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主擊筑自歌夫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遊子思舊來歸沛宮還迎故老更召歌童雖欣入沛

方念移豐

漢書地理志云京兆新豐高祖七年置應幼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

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

酒酣自舞先歌大風

漢武帝聚書讚

後漢書翟酺上言曰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注云武帝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遺典禮舉遺謂搜求遺逸是合天下之書也此讚聚書當謂是矣

獻書路廣藏書柱開劉歆七年之間書積如丘山史記

曰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書

室之史也又曰張蒼為御史主在下方書索隱曰周

秦皆有柱下史所掌及侍立恒秦儒出谷漢簡吹灰

在殿柱之下故老則為柱下史

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序曰秦始皇改古文為篆隸國

人多謗乃名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密令冬

月種冬於驪山剉谷中溫處瓜實使往視之先為伏

機諸生方相論辨發機真之以土皆終命顏師古漢

書注曰今新豐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里

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阮古老相傳以為秦阮儒處也

漢人吹灰者謂求之芝泥印上玉匣封來言漢時得

於秦人灰燼之餘也

袁盎諫文帝讚

主文
也
玉檢
坐觀風俗不出蘭臺續漢書曰蘭臺令史六人
秩六百石掌書勅奏及甲

史記曰孝文帝出趙同驂乘衰衣伏車前曰

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

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

大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

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

耶盎曰臣聞千金之乎坐不垂堂百金之子

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微幸今陛下綽六

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

廟太后何上乃

止袁字或作爰

千乘峻轍六轡危行東都賦曰千乘雷起萬騎紛紜

曰六轡在手峻轍濟曰千乘萬騎天子法駕也詩

危行謂下峻阪也跡迴松坂山敘疑作柳城坂也水

經注曰霸水西巡龍淵地狹華蓋風驚龍淵劍名吳

峽關北歷嶢柳城龍淵地狹華蓋風驚越春秋曰楚

王名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千將越有歐冶

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因可乃往見二人

作劍一曰龍淵又三輔黃圖有龍淵廟在茂陵東華

蓋天子之蓋也崔豹古今注云黃帝所作又西京雜

北書直謙有恃明君先求斬馬遂請魚文身摧欄檻

義烈風雲應從御史翻賴將軍應從御史者謂上怒御史將雲下也翻賴

將軍者謂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乃得免也

周公戒伯禽讚

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周公

三見而三答之康叔有駭色乃與伯禽問於

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

有木名梓二子盍往觀焉二子往觀之見橋

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

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

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

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

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政治為國風謠北山有梓

南山有橋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五月披裘負薪讚

皇甫謚高士傳曰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投鎌公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披裘當夏俗外為心雖逢季子不拾遺金禽巢欲遠魚沉惟深清聲滅跡何必山林

王祥扣冰魚躍讚

晉書曰主祥字休徵瑯琊臨沂人性至孝後母朱氏常欲生魚時天寒亦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魚躍出持之而歸

王祥之母鮮鱗是求冰連釣浦凍寒寒流精誠有感

無假沉鈎工老同膳雙魚共浮

孫叔敖逢蛇讚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遊見兩頭蛇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未見兩頭蛇者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後遂與於楚朝及長為楚令尹

叔敖朝出容悴歸家母氏顧訪知埋怪蛇爾有陰德陽報將加終為楚相卒享榮華

高鳳好書不知流麥讚

後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

之其後遂為名儒乃
教授業於西唐山中

高鳳好學專心不廻流連經笥對翫書臺石門雲渡
銅梁雨來麥流蛙遠書卷猶開

張良遇黃石公讚

史記曰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韓破悉以
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讐以大父父五世
相韓故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祖擊秦皇於博
浪沙中誤中副車秦求賊甚急乃更名姓亡
匿下邳嘗間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
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
不可取履良愕然欲取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
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曰孺
子可教矣後五日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雞
鳴良往
期後何也去日復早來
父又先在怒日復何也去日復早來

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
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
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
遂去無他言不復見且日視之書乃太公兵

法也

張良取履跪受無辭兵書一卷長者三期昔稱韓相

今為漢師穀城餘石還歸舊祠史記曰留侯欲從赤

引輕身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兵書者後十
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下黃石取而葆祠之

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
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

師尚父授丹書讚

竹書紀年曰紂四十二年周武王元年西伯
發受丹書於呂尚又曰季秋之甲子赤爵銜

書及豐置於昌戶昌拜稽首受其文要曰姬
昌蒼帝子亡殷者紂王將敗史編卜之曰將

大獲非熊非羆天道太師以佐昌臣太祖史
疇為禹卜得臯陶其兆類此至於磻溪之水
呂尚釣於涯主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見光
景於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
曰姬受命昌來提挾爾洛鈴報在齊尚出遊
見赤人自授尚書命曰召佐昌者子文王夢
月著其身又驚鷺鳴於岐山孟春六旬五緝
聚房後鳳凰風箇書遊文王之都書又曰殷帝
無道虐亂天下星命不移不得復久靈祇遠
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路理四海文王既沒
太子發立是為武王

尚父一遇周王是親赤雀既下丹書已陳自論秉鐵
長別垂綸獨有磻石留名渭濱

榮啓期三樂讚

列子曰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
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與

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榮期三樂惟人與年夫子相遇即以為賢性靈造化風雲自然雅琴雖古獨有鳴絃

夫子見程生讚

子華子孔子贈篇曰子華子反自郊道孔子於途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也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賢士也

韓詩
外傳

程生夫子一遇相知薄言傾蓋桑陰遂移清陽共美
賢聖同羈陳詩難別贈絹傷離

鉏麇見趙盾讚

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趙盾將朝端衣整笏

禮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夫以魚須文竹士竹又曰將

適公所以書思對命鉏麇受命衝冠怒髮惻悵賢臣顧瞻城闕

利劍不抽青槐先絕

蔡澤就唐生相讚

史記曰蔡澤者燕人也遊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臄顏蹙顰膝攀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足矣後西入秦說應侯秦昭王名見與語大悅拜為客卿

蔡澤羈旅唐生決疑無勞神策不問靈龜富貴自取

年壽須期雖云異相會待逢時

李陵蘇武別讚

漢書曰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
人出塞與匈奴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蘇武
字子卿使匈奴二十年不降昭帝即位匈奴
與漢和親漢求武等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
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
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
令漢且貴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
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不忘之志也
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
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
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
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賈老母已死
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訣

李陵北去蘇武南旋歸驂欲動別馬將前河橋兩畔
臨路悽然故人此別知應幾年

樊噲見項王讚

漢書鴻門之會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

羽曰壯士問之為誰張良曰沛公驂乘樊噲項

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

食之項羽曰復能飲乎曰臣死且不懼豈特

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

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

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

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

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

羽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微樊噲

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後數日項羽屠

咸陽立沛公為漢主漢王賜樊噲為臨武侯

樊噲將軍漢王車右不憚鋒刃何辭卮酒霸上屯軍

鴻門固守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

即今所謂霸頭孟康曰鴻門在新持謝范增惟留玉

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

斗漢書高帝紀云使張良獻璧項羽受之又獻玉斗

范增范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秦穆王飲盜駿馬讚

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穆公之車矣晉梁靡已担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穆公疾鬪於車下遂大剋晉乃獲惠公以歸

駿馬遇盜秦王不與先傾美酒翻畏傷人鄰兵向國

窮寇侵秦於時大盜還作功臣

延陵季子遇徐君讚

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矣於是以前掛徐君墓樹而去

東...

讚

三

徐君有禮季子惟賢經過一遇如舊依然人非別後
心許生前長松蟠合寶劍猶懸

鶴讚 并序

武成二年春三月雙白鶴飛集上林園大將鄭偉

字子直榮陽開封人也周書有傳注見墓誌銘

布弋設置並皆禽獲六翮已

摧雙心俱怨相顧哀鳴孤雄先絕孀妻向影天子愍

焉信奏事階墀立使為讚 天子周明帝也時子

九臯遙集三山迴歸 毛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漢書郊祀志曰蓬萊方丈瀛洲

此三神山在渤海中華亭別淚洛浦仙飛語林曰陸機為河北

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見世說注列仙傳曰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

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山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

舉手謝時人而不得不妨離繳先遭見羈離平聲說文繳生絲縷

也籠摧月羽弋碎霜衣

月羽霜衣言鶴之白也

塞傳餘號謂承

舊名

幽明錄曰陶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梁元帝表臣自

擁旄鶴塞昭明台湘

東書掩鶴南遊湘水東入遼城

神仙傳曰蘇仙公者桂陽人也乘白鶴飛

去自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

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廓是人民非三百甲子

一來歸吾是蘇公彈何為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

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策也搜神彙記曰丁令威本

遼東人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遠集城門華表柱

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廓如故

人非何不雲飛欲舞露落先鳴六翮摧折九門巖

學仙冢纍纍閉戰國策莊辛曰奮其六翮而凌清風楚辭相顧哀

鳴肝心斷絕松上長悲琴中永別
王韶之神境記曰榮陽郡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晨必接鬪夕輒偶影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妻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爲改娶牧子援琴鼓之
歌別鶴以舒其情
蕙故曰別鶴操

庾子山集卷之十終

庚子山集卷之十一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教文序傳

答移市教

昔張籍頌儒尚移弘農之市

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

此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宜官妙篆猶致酒壚之

客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甚矜其能

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

將今其書甚工云是宜官書也况復德總郇周聲高

梁楚郇故國者左氏傳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汲郡

古來自晉武公滅郇以賜大夫原點是為郇叔

梁焚法本曰奇臣瓚云在晉之境內河東有郇城即

退立其書東賈希風慕義之士舉袂成帷臥轍反

而其肩相接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

容至靈充閱市之處遠出荒郊後漢書曰王充字

市送華覺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游洛陽市肆

借楚淋之所翻崖岸晉書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

於市市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聖德

燧杜云秋下也子小反欲令吹簫舞鶴

售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乃舞

夷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賣屠

白論新闢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一

穀又王子又三輔黃圖曰司馬季主卜於東市莊子

精氣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

文因也崔豹古今注而交貿之黨好留關岐之眾

詩艱難雅曰貿易也史記周本紀曰公劉子慶節立

關沮賣於關古公賣次立薰育戎狄攻之古公去關

出後對岐下索隱曰關即邠也徐廣曰岐山在扶

車之衆率

齊魯南賈陽執事文

古喻國武帝紀曰天和四年夏四月乙巳齊遣

又云文公無份以正月辛卯朔推之當是四月二十

二日來聘二十七日移文也下篇云大司馬齊國公知是齊王宇文憲所移也高氏受東魏禪國號曰齊時河陽為彼所屬故移

周天和四年四月二十七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大都督陝西總管府移齊河陽執事齊王憲也

憲本傳及碑文云天和元年徵還雍州牧雍州陝西也自疆場臥鼓邊鄙收烽

義讓之行未能替月孔城誨盜即值苞藏周書云天和四年齊

將獨孤末業來寇殺孔城防主能奔達以城應之

通典云河南府書安縣有曲城所謂九阿也高齊置孔城防以備周在縣東曲左傳有是以板載之

師須時而動自安封域非求拒防詩云縮板以載搏

城上之險雖復風塵暫接旗鼓無侵五將即迴雙嶠

巴靜

李陵答蘇武書云五將失道陵獨遇戰左氏傳曰秦穆公名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

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峭峭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

也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曰雙峭望河澳以峭有二陵稱雙峭矣

書令受叛城使迴軍實左氏傳曰想彼邊司已奉處

分既有此還輒須領納未知何日可遣戍兵指附行

人遲能速報盟且不渝隣境相善顧瞻原野幸甚實

多故移

又移齊河陽執事文

周天和四年十一月十日

陝州總管長史梁昕移齊

河陽執事周書云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天和初徵拜直部

大夫出為陝西總管府長

東子山集

史自拭玉繼書通關去傳儀禮曰賓朝立東西面賓

者拭清之也漢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

裂襦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為符信言周齊通好也

周書天和四年四月實謂上方銷劍山陽息馬漢書

齊遣使來聘是也古注云尚方少府之屬官也

劍也尚書武成篇曰歸馬華山之陽孔傳曰欲使自

生自死示天茲禦客或慢重局

下不復乘用周易曰重門擊柝

局門之屬故司疆陰行善盜君一臣二上穆下垂司疆

關也司疆場之官謂齊將獨孤

城防主言君方修好而臣有貳心上行和順而下獨

乘戾蓋責之也國家以邊鄙心搖須固備守大司馬齊國公

天子介弟中軍元帥謂齊煬王憲也武成二年封齊

太祖宇文泰之弟也駕馭孫吳驅馳豹虎孫武吳起也

五子武帝之弟也逃異記曰豹

之為獸狀如虎豹而小舉因農隙義異城郎師巡我境曾非反

鄆周書武帝紀云天和四年八月庚辰盜殺札城防

於宜陽築崇德等城春秋隱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

夏城郎書不時也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郟杜

子伐莒取郟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請縮載之畢前

戮其使趙孟曰莒魯爭郟為日久矣縮載以載毛傳云乘

旗已迴謂之大雅綿云從繩則直縮板炎曰繩束築版

謂之縮郭璞彼國兵馬不防彼國謂殿後餘塵遂至

相接左氏傳曰猛也殿又曰孟之側建旌疊疑作上

未及五申安鄴城防先驚七伏史記曰孫武子三令

年邲之戰云士季使鞏朔韓穿帥當時鋒刃或膏原

七覆於敖前杜云為伏兵七處也

野漢書師古注曰鋒戈戟刃也又蘇武傳衛律曰所空以身長膏草野班固東都賦曰原野厭人之肉

獲彼將夏州刺史梁老首領今以相還尸鄉不遠無

令久客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尸鄉殷湯所都後漢書曰温序為隗囂所殺喪到洛陽賜城

傍地為塚長子壽夢序曰久客馬驢甲兵具條相勒

封人宜依領納宿無鬪志不獲交綏致此埃塵誰階

其咎故移周禮封人掌為畿封而樹之鄭注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左氏傳曰穎考叔為穎谷

封人祭仲足為祭封人宋高哀為蕭封人論語有饑

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左傳文十二年曰乃皆出戰交綏杜注云古名退軍為綏晉志未能堅戰短兵

未至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正義曰魏武引司馬法云將軍死綏舊說綏却也詩云誰生厲階

移虜留使文

周書建德五年二月辛酉遣皇太子斌巡撫
西土仍討吐谷渾戎事節度宜隨機專央
按武帝母皇太后叱奴氏以建德三年三月
癸酉崩至建德五年三月戊申祥文云入境
以來國祥甫邇至遣使相隨未敦隣睦知虜
謂吐谷渾也吐谷渾遣使入境在建德五年
二月發遣彼使在次年春
初建德六年正月所移也

年月朔日某官告配某州郡前本欲發遣彼使但某

入境以來國祥甫邇自秋迄冬未申款接

月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盃米
羣臣表請累旬乃止詔皇太子斌總釐庶政五月庚
寅葬文宣皇后於未固陵帝袒跣至陵所辛酉詔曰
齊斬之情經籍夔訓近代沿華遂亡斯禮伏奉遺令
既葬便除攀慕几筵之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
制軍國務重庶自聽朝緣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
典以申罔極百寮以下宜遵遺令公卿上表固請俯

就權制過葬即吉帝不許引古禮答之羣臣乃處

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皆令依禮建德五年二

月辛酉皇太子斌巡撫西土討吐谷渾三月壬寅文

宣皇后服再暮戌申祥知是吐谷渾遣使入境在於

建德五年二月至三月祥知是入境以來國祥甫遭也

又云自秋迄冬未申欸接知留彼使至次年方遣也

且狼星表那嚴霜已戒星史記天官書曰五宮東有大

義曰狼一星參東南狼為野將主侵掠占非其處則

人相食色黃白而明吉赤角兵起金木火守亦如之

楚辭曰秋既戒之白浮河亂濟長路苦寒馬貢曰濟

露冬又申之以嚴霜河維兖州

又云浮於濟潔通於河又云入於渭亂於河孔安國

曰正絕流曰亂史記索隱曰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

山東其流至濟陰故應劭云濟水出平原陰縣東陸

機詩云劇哉行役人慢慢恒苦寒言虜使入境以來

初為國祥又以盜賊之警所時當獻歲維新三元告

慶楚辭曰獻歲發春兮泊吾南征三元元日謂為歲

珪贄盈庭華裔參軫

周禮曰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穀璧男執蒲璧以

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又曰禪書曰百蠻執贄左氏傳

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對華中國又姜戎曰謂我

曰庭實旅百左傳杜注云諸華也昭九年傳云先王

居禱杙於四裔以禦螭蜮說文式觀盛禮洽此嘉謏

曰軫車後橫木也參軫言多也

序

趙國公集序

周書列傳云趙王新字豆盧突幼聰穎博學

羣書好屬文學兼信體詞多輕監武成初建

封趙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所著文集十卷行於世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為之調

皇甫謐曰舜都平陽虞典夔曰於帝擊石搏石

孔安國曰石磬也

大禹吹筠風雲為之動

說文曰筠竹皮也

與夫舍

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

語哉

宋玉曰陽春白雪

柱國趙國

公發言為論下筆成章逸

態橫生新情振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

樂動聲儀曰風雨動魚龍

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

左傳哀十年大夫對孟孫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

帛者譬以雲霞赤城之巖千丈

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皆赤狀似雲

霞懸雷于初謂之瀑布

文參曆象即入天官之書

史記

有天官書索隱曰案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韻涉絲

桐咸歸總章之觀

三輔黃圖曰明堂之制舜曰總章

論其壯也則鵬

起半天

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語其細也則

鷓巢蚤曉

莊子曰鷓巢林不過一枝此云鷓巢鷓

生麼虫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曉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張湛曰麼亡果反細也字書云麼

也豈直熊熊日上增城抱日月之光

陸璣疏曰熊熊

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冬多入穴而

蟄始下而出脂謂之熊白熊史記天官書說歲星

氣洛謂曰無若火始燄燄宵飛南斗觸蛟龍之

也劍氣化為龍矣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

史記曰屈原被放至於江濱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

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

源之從容詞令終莫敢直諫者蘇武李陵生於別離

之世漢書曰蘇武字子卿京兆人武帝天漢二年以

庚子山集卷之十一序七

卿天漢中將步卒五千擊匈奴轉鬪矢盡遂降單于

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在匈奴二十餘年卒詩品曰

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

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願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

亦何能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

三變宋書謝靈運傳論曰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

號也揚雄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人人自謂握

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書說苑曰昔隨侯行遇大

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

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

珠下和璧始皇以為傳國璽也韓公斟酌雅頌諧和

下曰下和抱其璞哭於荆山下

律呂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

無取漢書曰孟卿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

虔曰在曲臺校書者記因以為名師古曰曲臺

殿在未央宮學記口學不學撰綴不能安絃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

焉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山承蓋詩序

曰詩有大雅焉有小雅焉羽獵賦曰齊桓公會不足使扶輪又曰風詡詡其扶輪楚辭序曰招隱士者淮

南小山之所作也

傳

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丘乃敦崇傳

崇恒州代郡鼓城縣廣義鄉孝讓里人也昔壽丘建

國賜姓者十二人竹書紀年曰黃帝母曰附寶見大

二之北今在兗州曲阜縣東北六里皇甫謚云黃帝

生於壽丘長於姬水因以為姓國語胥臣云黃帝之

子二十有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斗二姓姬酉祁巳

庚子山集卷之十一傳

滕箴任荀嬉
姑嬖依是也
平陽舉賢登朝者十六族
皇南靈帝平

陽於詩為唐國史記曰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世謂之八元此
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于八人世謂之八元此

使主后士舉八元使舉五教於四方事出左傳
况

復大電繞樞流星入昴
大電繞樞黃帝之祥佳見上

議曰帝堯舜游首山觀河
渚視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
派分源別幹其嗣興者

乎魏道武皇帝以命世雄圖飲馬河洛
北史曰魏之

子之少子受封北國其後世為君長魏平文帝皇帝生
二子長曰沙莫雄次曰什翼健道武帝祖帝拓中

魏兄弟十人分為十姓
武以沙莫雄子嵩宗室之道

長為長孫氏至魏文帝以獻帝長兄為紇骨氏次兄
普氏為周氏次兄為達奚氏次兄為伊婁氏改婁氏

次兄敦丘氏改為丘氏次兄侯氏改為萬侯氏叔父
之後乙燕氏為叔孫氏疏俗車焜氏改為車氏是為

十姓見魏書及北史辨風吹律丘氏即其一焉魏于姓敦丘氏為丘氏是也春

秋孔演圖云孔子曰丘援律吹律有姓五代祖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營丘郡開國公於時天道西北既稟謀謨左傳

董叔曰天道馬首東南實資匡贊左傳襄十四年荀偃令曰雞鳴而駕

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樂廙曰晉國之命未因以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此言進退皆從之也

封名仍為賜氏謂邈封營丘郡與夫南公伯即有連

類宗則樂正非無準則以上與夫至準則似有缺文兼疑訛字未敢以意增改今

照原本錄之曾祖雙軌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徒青兗三

州刺史范陽文昭公洛食之始上馬治國洛誥曰我乃上澗水

東澗水西雅洛食孔傳曰今河南城也漢書陸賈曰馬上得之亦將以馬上治之乎登庸之初

昇槐論道尚書曰疇咨若時登庸孔傳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願是者將登用之周禮曰三

槐三公位焉尚書曰生則絕席武宮死則配祠清室

後漢張禹傳詔令禹舍宮中每朝見三公絕席黃圖曰清涼殿亦曰延清室夫人太原王

氏三世為將四代為公漢揚州刺史九世孫霸字仲

儒居太原晉陽後漢連徵不至霸生咸咸十九世孫

澤字季道雁門太守生稷字文舒魏司空京陵穆侯

二子渾濟見晉書此太原氏族之盛也云三世為將

者史記稱王翦子王賁王翦之孫王離又云今王離

已三世將矣云四代為社稷大宗鍾鼎貴族伉儷是

公者晉渾濟等是也言太原本世胄之家夫人王氏來歸於

歸秦晉匹也我也禮有大宗小宗漢書曰擊鐘鼎食

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杜預曰伉敵也

儷偶也正義曰禮謂兩皮謂儷皮儷兩也故為耦伉

者相當之言故為敵也伉儷者言是相敵之匹偶又

左傳懷嬴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杜注云匹敵也

祖提使持節衛將軍駙馬都督河交二州刺史靈壽

縣開國公公孫聲名籍甚增輝增耀弱冠昇朝

夫人清廉郡長公主孝文帝之第二女也王姬有行

車服不繫詩序曰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故得衛青上

將張耳賢夫漢書曰衛青尚平陽主天文志云文昌六星一曰上將

又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嘗亡命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

父願使持節大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平陽縣

開國公食邑四千戶少年習象多見兵書澆沙聚石

之營却日橫雲之陣曹瞞傳曰公軍渡渭為馬超所衝突營不可立地又多沙不築

時天寒乃多作縑囊以運水起沙為城以水灌之一夜而成比明賊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晉書曰諸葛

夜而

亮造入陣圍於魚復平沙上累石為行相去三美

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

為之友三舍風后握彎弧則戟破小支抽劍則泉飛

奇經有風陳雲陣彎弧則戟破小支抽劍則泉飛

枯井曹植白馬篇曰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漢書

日貳師將軍李廣利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

夫人宇文氏周文皇之第三妹也母儀令範女師賢

哲德高隆慮義重河陽漢書王太后第三女曰隆慮

河陽主家魏受其終周新其命式墓封墳追旌盛德

學歌舞後漢書曰明帝遣使祠蕭何霍光帝謂園陵過式

墓史記其命閔天封比千之墓產云封謂益其上乃

使持節大將廣化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夫人

安德郡長公主遊魂寃結非無廣漢之城後漢書曰

漢太守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

積數十年寵使史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

積數十年寵使史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

積數十年寵使史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

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于是寵久客思歸惟有東平

之樹皇覽曰東平思王家在無鹽人傳言王在自末

安以來魏室大壞北史云魏莊帝諱子攸彭城王勰

都督爾朱榮謀廢立陰與帝通率眾來赴帝與兄弟

夜北渡河會榮于河陽即皇帝位是年改元永安

海水羣飛天星亂動楊雄劇秦美新曰海水羣飛漢

雨禮樂征伐不出於人主舉賢諫暴議在於強臣爾

朱榮也北史云榮以兵權在已遂有異志乃害靈太

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等後復表請追諡無上王為

皇帝餘俱有贈子孫聽立後授封爵舉賢如以前太

京師斬於都市是也三年帝殺榮於明光殿帝卒為

爾朱氏所弑爾朱世隆立廣陵惠王羽之子恭是為

帝高丞相驅率風雲奄荒齊晉北史云高歡勸海舊

即位於信都西改元中興以勸海王高歡為丞相
年為大丞相歡既敗爾朱氏廢帝自以疎遠遜位歡
立武帝永興二年高歡我舅氏文皇帝駕馭龍虎據
大破爾朱氏山東平

有周秦南北渝盟東南敵怨謂周太祖宇文泰也此

年帝內圖高歡乃以斛斯椿為領軍使與王思政統
之以為心膂軍謀朝政咸決於椿分置督將及河南

關西諸刺史帝親總六軍寺餘萬次河橋高歡引軍
東渡帝出宇文泰遣李賢和等各領數百騎會帝於

嶠中高歡入洛遣婁昭等追帝不及宇文泰遣大都
督趙貴等甲騎二千來赴乃奉迎迎過河泰迎帝於

東陽帝勞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公廩
為宮大赦是為西魏高歡東還洛陽歡推清河王

子善見為主徙都鄴是為東魏魏魏於此始分為二周
本紀云普回子莫那自山陰南徙始居遼西是日獻

侯為魏舅甥之既而各受圖書並當珪璧謂高氏守

國故曰舅氏而拜者神所立也北史云魏大統六年東魏靜帝

受命為帝也河圖洛書帝王之符也左氏傳曰當璧

遜位於齊是為文宣皇帝諱洋神武第二子也魏恭
帝三年遜位於周是為閔帝諱覺太祖第三子也高
氏宇文氏百姓則父南子北兄東弟西事主則憂親
並為帝矣

求生則慮禍大周親戚徧鍾荼炭輸之城且下之織

室關河嚴隔三十餘年言周齊兩國爭疆東西否隔

歸也史記秦如皇本紀云黥為城且如淳曰律說論

決為髡鉗輪邊築長城晝日何寇虜夜暮築長城城

外城傳曰漢使曹參等擄魏王豹而薄姬輸織室

天厭喪亂人思反德彼之風塵既靜函谷此之冠蓋

屢涉漳濱言周齊彼此和親于戈少息也按周本紀

宗李祭小賓郃賀遂禮於齊是也函谷本秦函谷關

周宇文氏所都漳濱鄴地齊高氏所都周武帝詔曰
有漳濱是也中山冤枉之餘代郡凋殘之澤並遇革

東... 傳... 三

音咸蒙禮送中山三語言高氏廢帝自立魏之支屬

也下云崇等生還是魏周戚屬由是得歸矣漢書曰

中山王術入帥位是為平帝後王莽即真遂廢帝又

文帝紀曰周勃等奉天壽法駕迎于代邸中山指靜

帝為高氏所廢若漢平帝代郡指清河王子善見本

高歡所立若漢代邸此三帝崇賓兄弟二人相看氣

之後向被拘囚今蒙禮送也

息親愛凋零方寸久亂恒山殺翻豈望同飛而安國

徒中鬱為卿相班超絕域遂得生還爾雅曰北岳恒

云恒山在常山郡西郭瑛山海經注云雁門山即北

陵西踰雁之所出因以為名在高柳北地理志有雁

門郡淮南子曰飛鳥銜羽許慎泮云銜殘羽也言雁

之殘羽不能飛也史記曰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事

梁孝王為中大夫其後坐法抵罪無何梁內史缺漢

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位至御

吏大夫行丞相事後漢書班超曰臣天和四年武帝

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人玉門關

也年至於新邑以上序賓崇兄弟二人自齊來歸也朝廷以舅甥之國外

內之親乃授賓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大都督安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賓得免虎口仍

上龍門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司馬遷書曰垂餌虎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

險莫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不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也聲價已高風

焱帥遠方欲討論國耻申雪家冤橫尸原野是所甘

心時不我與先從朝露春秋若干言賓先崇死也衛國興文

子之慟長安有詔葬之悲衛國興文子之慟者疑引衛公叔文子公孫發卒也

漢書曰霍去病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乃贈本官加

少傅蒲虞勳三州諸軍事蒲州刺史以天和六年平鄴

都年某月日葬於長安之洪濱原妻青州石氏長城郡

君胤子孤莞生妻婺室即能有節還成守義崇蒙授

使持節大都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化縣

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昆季二人同年上將彤廷交映

榮戟相臨西都賓曰工階彤庭崔豹古今注曰榮戟

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世滋偽無復典刑以赤油

昔二馮同德繼踵當官漢書曰成帝時馮野王為上

守徙西河上郡居職公廉百姓歌之曰大馮君小馮

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

化均周公康兩杜齊名夾河為郡漢書杜周傳曰始

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比斯榮寵彼將慙色俄

然賓疾奄捐館舍崇兄弟勝衣備罷禍酷同氣長養

得及全人今者來歸更連凶閔每一悲慟行路傷心

撫養愛子情深馬援之慈後漢書馬援傳曰兄况卒

事寡嫂不冠不入廬援有誠兄于嚴書恭事寡嫂義甚顏含之孝晉書

含字弘都瑯琊華人也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月擦

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施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

顛仆稱讖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

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婦及家人夢之曰吾當復生

可急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

自古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

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

氣息甚微存亡不分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

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棄絕人事躬親

侍養不出戶庭者十有三年畿竟不起含二親既終

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撫

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

方應須髯虵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累時
嘗畫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
授含含開視乃虵膽也童子化青鳥飛去得膽藥成
嫂病即愈由是著名已土序賓卒崇克盡弟道也

天和六年授大將軍餘如故龍庭賞出塞之功玉門

勞旋師之寵異代同和見之今日後漢書班固燕然山銘曰焚老上之

龍庭注云匈奴五月大會龍庭祭其天地鬼神今皆

焚蕩之又耿恭傳曰恭引兵據疎勒匈奴攻恭恭厲

士眾擊走之數月食盡困窮稍稍死餘數十人漢

遣兵迎校尉遂相隨俱歸發疎勒時尚有二十六人

隨路死沒三月至建德二年授使持節都督宜州諸

玉門惟餘士二人

軍事宜州刺史忽忽橫閣但有誦書曖曖重帷惟聞

善政清不置水明非舉燭高士傳曰任棠字季卿隱

到先就家俟焉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

屏前身抱孫兒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傲參思其

徵意良久曰棠置一盃水欲論太守清也投一本欲論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欲論太守開門恤

孤也韓子曰邠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

謂持燭者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

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乃

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乃

是人境移風非直停車待雨後漢書曰賈琮為冀州刺史升車命御者褰帷

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又曰鄭弘行春隨車致雨有勅大將軍宜州刺史廣

化郡公崇自夏季無雨以迄於今雖靡神不禱仍未

降感知彼州內獨蒙滂澤諒由大將軍精誠所致憂

念郡人豐稔可希良以為慰又勅廣化公崇知此存

心政術治勤黎人受委稱職嘉尚無已古人有言非

行之難念加勉賜以致盡善指令宣納抑操賜齊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物如別宜諭朕懷昔陽平太守別降紅粟之恩荊州

刺史徧蒙袞衣之賜治績尤異此之謂乎晉書武帝紀曰太康

十年夏四月以陽平太守梁柳有政績賜穀于解良

都賦曰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益都耆舊傳曰郭賀

拜荊州刺史明帝巡狩到南陽時為政廉明為法人不忍背吏不忍欺性不飲酒無所

嗜欲深沉牆切喜愠不形文必正詞絃惟雅曲仁義

禮節是所用心緹袂紉素愛翫無已當今四郊多壘

尚有公卿之辱禮記曰四郊多壘鼓鼙不息猶勞將

帥之謀禮記曰君子聞鼓鼙語其儻耻惟願橫行死

地思其報國不委身膏原野漢書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

中揚子法言曰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原野厥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但今天假

之年時綏之福忠貞之事公其取焉畧書梗陳之直

史後漢書杜篤論都賦序曰故畧其梗槩不敢具陳注云梗槩猶麤畧也

庾子山集卷之十一終

銘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并序

夫水郡漢武帝元鼎三年置秦州地記云郡
 前湖水冬夏無增減因以名焉麥積山者北
 跨清渭南漸兩當五百里岡巒麥積處其中
 崛起一石媿高萬尋望之團團如民間麥積
 之狀故有此名其青雲之半峭壁之間鑄山
 成佛萬龕于室雖自人力疑其鬼功隋帝分
 葬神泥舍刹南於東閣之下伽室之中有庚
 信銘記列於巖中見太平廣記袁宏後漢紀
 曰浮屠者佛也漢言覺將覺悟羣生也龕者
 塔也方志云受廣雅云盛也按周武帝建德
 三年始除佛道之教是銘當
 在建德三年以前所作也

魏唐倪璠魯玉註釋

麥積崖者乃隴底之名山河西之靈嶽隋書地理志云天水郡舊

秦州後周置總管府天水郡有隴城縣西京賦曰右

有隴岷之隘應劭曰天水有大阪曰隴岷左氏傳曰

名山名川史記曰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

泉之地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夏本紀曰

至於龍門西河索隱曰河在冀州西故云西河隋書

地志云周禮職方正西曰雍州安定北地上郡隴西

天水金城于古為六郡之地河西諸郡其風頗同竝

有金行之氣按麥積在秦州東南九十里又有豆積

山在其中高峯尋雲深谷無量淮南子曰高山方之鷲鳥

迹遁三禪史記大宛傳注括地志曰王舍國胡語曰

山似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山周四十里外

周圓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大品經

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按十八天分為四禪初禪三

天二禪三天三禪四天禪九天天分禪皆依雲住至

四禪方在空居此云迹遁譬彼鶴鳴虛飛六甲舊唐

三禪者言高峯插雲也書地

志云長州晉源漢汪源地鶴鳴山在西北十里神仙

傳曰張道陵與弟子入蜀往鶴鳴山著作道書二十

四篇乃精思鍊志忽有天人下千乘萬騎金車羽蓋

乃授龍鶴虎不可勝數或自稱柱下史或稱東海小童

通稱矣又漢武內傳上元夫人謂玉母有六甲靈飛

之符按此為道家之言故云譬彼鳥道乍窮羊腸或

言麥積可擬靈鷲鳴二山也

斷南中志曰鳥道西百里以其險絕獸猶無蹊特上

鄴元水經注云羊腸盤道如鵬翼忽已垂天莊子

三才六回在成州仇池山雲如鵬翼忽已垂天莊子

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樹若桂華翻能拂日楚辭

若木以

是以飛錫遙來度杯遠至

孫綽遊天台賦曰折

拂日

注云大智論曰菩薩常應二時頭陀常用錫杖經傳

佛像佛國記曰那竭國城東北一由延到二谷口有

佛錫杖亦起精舍供養杖以牛頭栴檀作長丈六七

尺許以木筒盛之正復百子人舉不能移高僧傳曰

東子山集

卷十一

二銘

二

二

二

二

杯度者不知姓名疏山鑿洞鬱為淨土維摩經曰爾時螺髻梵王

常乘木杯渡來諸舍利弗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如自在天拜燈

宮佛語舍利弗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王於石室乃假馭風

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於是長者維摩

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之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悉皆包容無所妨礙爾時維摩

詰語文殊師利就師子座與諸菩薩上人即自變形為四萬二千由旬坐師子座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

子皆不能昇維摩詰言為須彌燈王如來作禮得坐於是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即為須彌燈王如

來作禮便得坐師子座莊子曰禮花首於山龕方資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

控鶴花首菩薩名此及釋氏所引舊作花首今藏經經云時大目連從座起頂禮佛足為佛數座高至梵

夫又於空中作經行之處七寶莊嚴有雜色蓮花彌

覆水止華上有化比丘皆如目連文云諸善
華頂禮佛更云時諸菩薩以此蓮華欲
以手摩一連華中佛身半現此諸化佛從
孫綽遊天台山賦曰王喬控鶴以冲天毛萇詩
捨引也按上文石室此云山龕謂麥積山之石室山
龕也言佛之神通變化無相無名非有藉于處鶴也
而此山之刻石為室足拜燈王鶴山成龕亦大都督
禮化佛此取風控鶴之喻亦空亦有者也

李允信者周書宇文廣傳云其籍於宿植深悟法門
故吏李允信等上表

乃於壁之南崖梯雲鑿道奉為亡父造七佛龕
經一毘婆尸佛二尸棄佛三毘舍婆佛四拘留
孫佛五拘那含佛六迦葉佛七釋迦牟尼佛也
浮檀如攻水玉佛國記曰佛上切利天為母說法
檀作佛像置佛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即避出迎佛
佛言還坐我般泥洹後可為四部眾作法像即還
坐此像最是眾像之始後人所法者也莊嚴經論
曰我昔曾聞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禮佛足聞有異

禮化佛此取風控鶴之喻亦空亦有者也

李允信者周書宇文廣傳云其籍於宿植深悟法門

故吏李允信等上表籍於宿植深悟法門

乃於壁之南崖梯雲鑿道奉為亡父造七佛龕

經一毘婆尸佛二尸棄佛三毘舍婆佛四拘留

孫佛五拘那含佛六迦葉佛七釋迦牟尼佛也

浮檀如攻水玉佛國記曰佛上切利天為母說法

檀作佛像置佛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即避出迎佛
佛言還坐我般泥洹後可為四部眾作法像即還
坐此像最是眾像之始後人所法者也莊嚴經論
曰我昔曾聞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禮佛足聞有異

香殊于天香即白世尊為誰香耶爾時世尊以手搯
 地即有骨現如赤粉檀長于五丈如來語王所聞香
 者從此骨出過去有佛號迦葉彼佛舍利造七寶塔
 入於涅槃爾時彼王名曰迦翅取佛舍利造七寶塔
 高廣二由旬又勅國內諸有花香不聽餘用盡皆持
 往供養彼塔時彼國中有一長者子與姁女通為欲所
 盲即入迦翅佛塔盜取一花持與姁女即時悔熱身
 遍生瘡初如芥子後轉增長無有空處甚為臭穢是
 時彼人父母兄弟皆來瞻視復命良醫而重診之云
 須牛頭栴檀用塗身體爾乃可愈時彼父母即以貴
 價買牛頭栴檀用塗子身體爾時彼人涕泣驚懼白父
 母言子病從今而起非是身患專念迦葉如來三藐
 三菩提涕泣盈目以已所持栴檀之香悲哀白塔而
 說偈言即以花香塗香末香用供迦葉佛塔復以牛
 頭栴檀以書佛身身瘡漸差熱患盡愈彼長者子於
 後命終生於天上或處人中身常有香身體肢節皆
 有好香父母立字號曰香身爾時香身厭惡陰界求
 索出家得辟支佛道此骨是辟支佛所出之香是故
 眾人愿供養塔發大功德又增一阿舍經云優填王
 用牛頭栴檀雕佛形像高五尺此為始也佛地論云

七寶四頗瓶迦翻壽云頗梨或云塞頗瓶迦此云未

玉卽其玉或云水精又云白珠刊正記云正名率玳

致迎其狀似此方水精有赤有白山海經曰堂庭之

山之水玉郭璞曰水玉今水精也言鑄石為像如旃

檀木也從容滿月照耀青蓮瑞應經曰面如滿月色從

青蓮聲曰五情百骸目最為長瞻顏而作故先讚曰

也天竺有青華其葉修而廣青白分明有大目相

故以為驗也法華經曰有人聞是品能隨喜讚善者

是人口中出青蓮香音普佛圖澄傳曰澄咒鉢水生

青蓮花光影現須彌香聞切利彌山天帝釋所在須

色曜曰秦言妙高處太海之中木上方高三百六寸

剛山也秦言妙高處太海之中木上方高三百六寸

大萬里如來處四部之中威相超絕光蔽大眾猶金

山之顯漢海者也什曰須彌山秦言妙高山也凡有

寸寶山須彌處其中餘九圍之也樓炭經曰須彌山

王以四寶瑠璃木精金銀作皮之須彌山北脅天

全臉北方天下須彌山王東脅天銀照東方天下須

彌山王西脅天下木精照西方天宮在須彌山上南脅天

瑠璃照南方天下又曰切利天宮在須彌山上南脅天

更下山集卷十二銘

經曰第二切利天上為天帝釋又曰佛生七日其母

命終以懷夫師功德大故上生切利封受自然善體

本知母人之德不堪受其禮故因其將終而從之應

法師云切利梵音訛略正云多羅夜登陵舍此云三

十三俱舍頌云妙高頂八萬三千三居四角有四

峰金剛手所住中宮名善現周萬踰繕那高一半金

城中有殊勝殿周千踰繕如斯塵疑作野還開說法

那踰繕那者舊曰由旬如斯塵鹿野頭城毘婆尸

之堂佛說法處也長阿含經曰毘婆尸如來於槃頭

城鹿野苑中轉無上法輪又四十二章經曰世尊成

道已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度憍陳如等五人而

證道猶彼香山更對安居之佛言吾出香山之東雪

山之北國名迦維宣律師四分羯摩云四安居謂前

中後也律有比丘四月十六日秋安居不止所在十

七日方到佛言聽後安居即五月十六日也明了論

云無五過處得安居一太遠聚落求須難得二太近

城市妨修出家道三多虫蟻自他兩損四無可依人

五無施主供給衣藥並不可安居一作刹者伽藍號

刺利輔行云西域以柱表刹示所居處也梵語刺瑟
抵此云竿即幡柱也法華云表刹甚高廣法苑云阿

育王取金華金幡懸昔者如來追福有報恩之經如
諸刹上塔寺低昂佛號梵言多陀阿伽度報恩經後漢

佛號梵言多陀阿伽度報恩經後漢翻譯經云父母
者三界福田又曰釋迦牟尼佛說大方使大報恩經

欲令一切眾生孝養父母故一切眾生亦會為如來
父母如來亦會為一切眾生父母為一切父母

故常修方便此經名攝眾善本亦名菩薩去家有思
大方修方便亦名微密行亦名佛報恩

親之供也薩埵言大心眾生有大心入佛道孟蘭
盆經曰大目犍連始得六通欲度父母報之哺之恩

即連立口連悲哀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母得鉢飯
骨連立口連悲哀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母得鉢飯

食未入口化成炭遂不得食目連大母悲號涕泣
馳還白佛告目連十方眾僧七月十五日僧自恣

時當為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
五菓著盆中供養此等自恣僧者現世父母六親眷

屬得出三塗之苦應時解脫衣食自燃時目連母即
屬得出三塗之苦應時解脫衣食自燃時目連母即

東... 卷... 二... 五...

是日得脫一敢緣斯義乃作銘曰

鎮地鬱盤基乾峻極石關十上銅梁九息

安地德者也徐敬業詩曰茲山復鬱盤禮記曰峻極于天蜀都賦曰阻以石門善曰石門在吳中之西

中之北賦又曰外負銅梁於百仞崖橫尋松直陰

兔假道陽烏廻翼論語包咸注曰七尺為仞月者陰精

而成獸象兔蛤焉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烏者陽精蜀都賦曰羲和假道於峻岐陽

於高標載輦疏山穿龕架嶺糾紛星漢迴旋光景壁

累經文龕重佛影史記夏本紀曰山行乘輦如淳曰

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

漢楚辭曰借光景以在來今王逸曰借神光電景泊

往來也釋老志序曰蔡愔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

立像明帝令畫工圖佛像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經

緘蘭臺石室佛國記出那竭城南半由延有石室博

山西南向佛留影此寺去十餘步觀之如佛真形全

色相好光明炳著轉近轉微髣髴如有十方國王遣

工畫師模寫莫能及彼國人傳云千佛盡當於此留

影顏氏家訓云影字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

而生即謂景也尚書云惟景嚮葛洪字苑景傍加彡

於景切梵云頻彫輪月殿刻鏡花堂橫鐫石壁閻鑿

婆姨此云身影

山梁大毘婆沙論曰法輪如世間呼金輪等輪是動

轉不住義又圓滿義長阿含經曰月宮殿四方

遠見故圓寒溫和適天銀瑠璃所成純真無雜內外

清徹光明遠照縱橫四十九由旬楞伽云譬如明鏡

持諸色像現識現處亦復如是謂石室中彫輪則皆

圓滿刻鏡則常淨照也論語曰山梁雌雉鄭注曰梁

石絕水之梁也言彫刻雷乘法鼓樹積天香嗽泉珉

錫鑿皆入正所成也

谷吹塵石床

法華經曰擊大法鼓燒眾名香法鼓

志藍田谷出玉說文珉石之美者關中記曰集靈真

嵩高山石室十餘孔有石床池水食飲之具

館藏仙冊府芝洞秋房檀林春乳

植下集賦序曰

武帝欲懷集仙者故名殿為存仙門為望仙穆天子傳曰先王之所謂策府郭注云藏書冊之府也漢書

有芝房歌佛冰谷銀砂山樓石柱異嶺共雲同峯別

雨華嚴經曰如日光出時無熱池中金沙冀城餘俗

河西舊風水聲幽咽山勢崆峒

隋書地理志天米郡冀城

郡國志曰隴西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方木出秦川

記隴頭歌有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史記黃帝紀曰

山名韋昭曰在隴右法雲常住慧日無窮方域芥盡

不變天宮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法華經曰

爭照均明兩故曰慧日王巾頭陀寺碑文曰映法雲

于真際則火宅晨涼耀慧日于康衢則重昏夜曉維

摩經曰乃見須彌入芥子中佛藏經曰四天下中昔

雨大石皆如須彌有人以手承接此石無有遺落如

芥子者文去譬如劫盡大火燒時人以一唾能滅又以一吹還成世界及諸天宮樓炭經說天地遭三災變天宮宮宮相拍碎如粉塵有僧伽風吹水在于空中自然變成光音天宮七寶所成是為三災三復

終南山義谷銘

并序

括地志云終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

一名南山一名橋山一名楚山一名泰山

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

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己巳朔大冢宰晉國公

周書云晉蕩公護字薩保太祖之兄命命鑿石關之

惠公顯之少子也拜大冢宰晉國公

披闢山經以為終南敦物禹貢曰終南敦物至於鳥鼠鄭康成曰地理志終南

敦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索隱曰按左傳中南山杜預以為終南山地理志云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華

東子山集卷十二銘

山古文以為敦物皆在扶風武功
縣東敦物山名漢書云垂山也
日月虧蔽椹幹括

栢椅桐梓漆子虛賦曰岑壑參差日月虧蔽張揖曰

幹栢栢師古曰栢木似椹而實幹栢也栢木栢
葉而松身栢丑倫反栢古活反詩云椅桐梓漆年代

蘊積於何不有乃謀山澤之官兼引衡虞之匠周禮

虞澤虞又云林衡若斬木材東出藍田則控灞乘澹

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
地理志京兆有藍田縣山出美玉有虎候山祠秦孝

公置也灞水出藍田谷北入渭師古曰茲水秦穆公
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灞澹鄠

鎬潦滴凡八川張揖曰灞水出藍田谷西北入渭澹
水出藍田谷西連子午則據涇浮渭辛氏三秦記曰

至霸陵入灞
也山名秦嶺谷名褒斜長安志曰王莽有意篡漢通

子午道漢書王莽傳曰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
道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古曰子午方
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

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

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北山是子

南山是午共為子午道括地志云涇水原出原州百

泉縣西南筭頭山涇谷渭水源出渭原縣西七十六

里鳥鼠山今名青雀山渭有源出渭原縣西七十六

三源竝出鳥鼠山東流入河派別八溪流分九谷潘

關中記曰涇與渭洛為關中三川與渭灞滻潒潒

瀉為關中八水張衡東京賦曰濯龍芳林九谷八溪

薛綜曰九谷八溪養魚池按張衡所稱乃賦東京之

事且又養魚池名此在西京必別有八溪九谷如關

等八水銅梁四柱石關一作雙啓銅梁山在巴東石

關在夔一作雙啓黃圖曰長安城東出南

中之西青綺春門溝渠交映頭第一門曰霸城門亦

口青綺門洞冥記曰王夫人生武帝于綺蘭殿有青

雀飛于霸城門乃改為青雀門更修飾刻木為綺

襟雀去因綠槐秋市舟楫相通潘岳懷縣作曰綠槐

名青綺門綠槐秋市舟楫相通潘岳懷縣作曰綠槐

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持經蓄之則為屯雲

書及富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蓄之則為屯雲

東子山美

泄之則為行雨 杜篤論都賦 青牛文梓白鶴貞松 郭氏

玄中記曰萬歲樹精為青牛又曰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

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克輒大嵐雨夜有鬼問梓樹樹曰豈奈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繞樹豈不敗

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言於秦王王依此言伐之有青牛逐之入澧州神境記滎陽郡有孤松千丈常有

雙鶴晨必接運以翼室崇斯雲屋千櫨抗殿龍首千翻夕輒偶影

雲說文曰構櫨柱枿也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薛綜曰抗舉也滎岳關中記曰未央宮殿皆疏龍首

山土作之三秦記曰昔有黑龍從萬頃疎苗蟬鳴再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為龍首山

熟易稽覽圖曰夏至後三十日川后讓德山靈景從極溫夏至景風生蟬始鳴

洛神賦曰豈如運石甘泉纔通櫨陽之殿 博物志曰 川后靜波 始皇陵在 驪山之北運取大石於渭北渚歌曰運石甘泉口涓水為不流地理志櫨陽屬左馮翊黃圖曰高州初居

標穿渠穀水直繞金塘之城山海經曰傳山之西有

東流至於洛述征記曰穀洛二水本於王城東北合

流所謂穀洛關也陸機洛陽記曰金塘城在宮之西

北角魏故宮將事未勞為功實重國富人殷方傳千

人皆在中

載因功立事敢勒山阿張載劍閣銘曰勒銘曰

寥廓上浮崢嶸下鎮楚辭曰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

宏遠也崢嶸壁立千丈峯橫萬仞張載劍閣銘曰

嶸深邃也壁立千仞桂月危

懸風泉虛韻按西陽雜俎曰舊說月中有桂故云桂

乘輿嶺阪舉插雲根西都賦曰荷插成雲銑曰插

溪分注九谷通源八溪九谷北涵桐井南浮石門魏

帝詩曰雙桐生空井北海經曰積石模象大壯規繩

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東千山集

卷十二 銘

百堵

周易曰：上古穴居野處而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之大壯。左思魏都賦曰：

思重爻摹大壯膠葛九成徘徊千柱吳都賦曰：東西

詩曰：築室百堵。葛長遠貌。魯靈光殿賦曰：層曲九成。西陽桂棟凌波

雜俎云：閭摩那婆羅第二樹中有千柱殿。桂棟凌波。栢梁乘雨三輔黃圖：甘泉宮南有昆明池，池中有靈

以香栢為梁也。疏川奠谷，落實摧柯。事均刊木，功侔鑿河。禹

曰：隨山刊木，又曰：道河積石，至於龍門。師古曰：洽河。施功自積，石起鑿山穿地，以通其流。至龍門山也。

思舊銘 并序

思舊銘者，悼梁觀寧侯蕭朂作也。觀寧之卒

王褒有送葬之詩：子山著思舊之銘，昔向秀

山陽聞笛，感音而賦。子山與蕭王二君同時

羈旅，是篇皆其鄉關之思。及褒薨，信作詩云：

惟有三山陽，笛悽余思舊篇。謂

斯銘也。○蕭朂注見本序。

歲在攝提星居監德鷄首作梁故觀寧侯蕭永卒爾雅曰太

歲在寅曰攝提格天官書曰以攝提格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

德一作鷄首者月令鄭注曰仲夏者日月會于鷄首而斗建午之辰也帝王世紀曰自井十六度至柳八

度曰鷄首之次於律為蕤賓斗建在午依監德文未卒當在寅年正月依鷄首文當在寅年五月按下文

為鷄終歲門人謝焉至於東首告辭西陵長往是觀寧之鷄綫長安不過年餘大約承聖以後周明帝二

年歲次戊寅此云歲在攝提當是戊寅年卒也梁故觀寧侯蕭永鄱陽王範弟也觀寧梁時所封為故侯

也梁鄱陽王傳云復遣其弟觀寧侯末將兵通南川助莊鐵按鄱陽王恢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

人梁朝宗室甚多於範稱其弟當是忠烈王之子也南史周敷傳云敷性豪俠輕財重士侯景之亂敷至

豫章時梁觀寧侯蕭末等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敷愍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卹送之西上按

此知末亦西上江陵及元帝敗後與庾鳴呼哀哉人信王褒同時羈旅當亦隨例入關者也

東子山集

卷十一 銘

一

鳴呼哀哉人

之戚也既非金石所移

古詩云人壽非金能長壽考

士之悲也

寧有春秋之異

淮南子曰春秋女思秋士悲

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

之泣

桓譚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

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天以秦楚之疆而報弱薛猶磨蕭

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

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游

見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

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

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商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

遂歆獻而就之曰先生鼓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

悲史記曰荆軻愛燕之屠狗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日

與飲於燕市太子丹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大

子送之易水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

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荆軻敗後高漸離變名姓

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聞其家堂上客擊筑高漸離
乃退出其匣中筑擊筑而歌客爲流涕宋子傳客之
聞於秦始皇始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
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
遂誅高漸離終身不近諸侯之人索隱
曰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爲名
項羽之晨起

帳中李陵之徘徊岐路史記項羽晨起帳中歌曰力

字少卿武帝天漢二年爲騎都尉出居延至浚稽山
與匈奴相值戰敗降匈奴爲右校王李陵與蘇武詩

云徘徊蹊路側韓王孫之質趙韓王孫韓公子也按

恨恨不能辭韓王孫之質趙韓王孫韓公子也按

年君號爲王故云王孫淮陰侯傳漂母曰吾哀王孫
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索隱曰劉德云秦末多

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按失國猶稱王孫是韓之

公于得稱王孫矣按國策世家無韓公子質趙之事

疑卽質秦史記曰韓王絕秦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
子倉質於秦以和秦與趙同祀後始皇生於趙城因

或可通稱耶楚公子之留秦史記曰楚項襄王使黃

秦留之數年楚項襄無假窮秋於時悲矣宋玉曰悲哉秋之為

也魏志曰嘉平四年氣况復魚飛武庫預有棄甲之徵夏二月魚二見於

武庫屋上十一月詔王昶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眾軍於東關不利而還又王肅傳

曰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于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

有棄甲之變乎其鳥伏翟泉先見橫流之兆晉書五行志曰

洛陽步廣里地陷有蒼白鵝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陳留董養嘆曰步廣周之翟泉盟會地也白者

國諱蒼者育象自星紀吳亡庚辰楚滅左傳昭三十

後有劉淵之亂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越晉史黯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

伐之必受其凶杜預曰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有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

不及四十年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又定四年傳曰吳楚戰於柘舉楚師敗績紀侯大去邾子無歸左傳

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

年曰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

齊難也世本云紀姜姓國伯爵也杜預曰紀國在東

莞縣又昭十八年傳曰歸人藉稻邾人襲邾遂入之

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世本云邾姪邾姓國也杜

預曰邾國今琅邪開陽縣邾原隰載馳轅轅長別

音禹許慎郭璞皆首矩國名邾原隰載馳驅左氏傳曰許穆

夫賦於彼原隰又衛風曰載馳驅左氏傳曰許穆

故作詩以言志東京賦曰邪徑甲裳失矣餘皇棄焉

捷乎輟轅薛綜曰輟懷阪名也甲裳失矣餘皇棄焉

左傳宣十二年邲之戰云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

之得其甲裳又昭十七年曰楚人大敗吳師獲其乘

舟餘皇杜預河傾酸棗杞梓與檣櫟俱流漢書曰漢

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隕金隄大發卒塞之班固

云文時酸棗武決瓠歌是也水經注曰今無水史記

正義曰酸棗屬滄州黃河南岸地迤異記曰耆舊說

周秦間河南雨酸棗遂生野棗今酸棗縣是也左氏

傳曰杞梓皮革詩小雅四牡云集于苞杞爾雅云杞

枸櫞郭云今枸櫞也陸疏云一名苦杞一名地骨

東千山集卷十二銘

又爾雅云椅梓郭云即楸陸機疏云楸之疏理白色

而生子者為梓詩云山有楸爾雅云栲山栲陸機云

山栲與田栲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茗

詩秦風云山有苞櫟爾雅云櫟其實採陸機云秦人

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海淺蓬萊魚鼈與蛟龍共盡

木蓼為櫟椒櫟之屬也海焉其中有五山一曰蓬萊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峙山海經曰蓬萊在海中神

隨波上下往來不得暫峙山海經曰蓬萊在海中神

仙傳麻姑日向蓬萊又水淺于往日會時畧半耳

說文曰魚木蟲也按爾雅龜鼈之類總名釋魚以皆

木竝流海淺則衆類俱盡以喻國破則智愚貴賤竝

遭其焚香複道詎歛遊魂述異記曰聚窟洲有返魂

難也焚香複道詎歛遊魂述異記曰聚窟洲有返魂

取汁又熬之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

返生香或名却死香死尸在地聞氣即活博物志云

漢武帝幸上林苑西使至乘輿間并奏其香帝付外

庫後長安中犬疫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

疫氣帝不得已聽之病者登日竝差長安中百里盛

聞香氣芳積九十餘日香猶不歇漢書叔孫通傳白

惠帝為東朝長樂宮作複道方築高帝廟南叔孫通
 曰陛下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
 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
 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益廣宗廟
 大孝之本又成帝紀云元帝即位成帝為太子上嘗
 名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
 度三輔黃圖曰桂宮周迴十里內有複道橫度西至
 神明臺按上下有道曰複道音復複道即馳道也周
 易曰遊魂為變焚香是漢代警逐置複道焚香以辟
 獻南海置浴陽之尉漢帝出警逐置複道焚香以辟
 惡氣此云焚香復道詎歛遊魂載酒駕車寧消愁氣
 者即聚窟洲震靈返魂之類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虫赤如
 肝頭目口齒悉具驅還以報上使視之莫知之時朔
 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
 上使按此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
 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虫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
 屬車上盛酒為此也漢書楊雄傳曰是時趙昭儀方
 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服虔曰夫
 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

縣豹尾以前皆為省中又遊伏陳意傳云揚雄酒箴
曰鴟夷骨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腹借酤常為國
器託于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
過乎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鴟夷也芝

蘭蕭艾之秋彤殊而共瘁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

哀楚辭曰何昔日之芳草今今直為此蕭艾也淮南

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張衡西京賦曰

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疖淮南子曰毛羽者飛行之

類也故屬乎陽介鱗者所謂天平乃曰蒼蒼之氣詩

螫伏之類也故屬乎陰離云悠悠蒼天彼何人哉毛傳遠視之蒼蒼然則稱

蒼天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爾雅曰春為蒼天

穹蒼蒼蒼天也郭注天形穹隆其所謂地乎其實搏搏

色蒼蒼蒼因名言天道無知也一作博之士楚辭曰粲精氣之博搏今王逸曰楚人名

樂毅以博博之小燕破齊怨之徒也何能感焉言遭

世智愚同盡吁天
捨地怨之至也
凋殘殺翮無所假於風飈零落春

枯不足煩於霜露幕府初開賢俊翹首為羈終歲門

人謝焉後漢書蔡邕薦邊讓於何進曰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竝為元龜至於

東首告辭西陵長往禮記喪大記曰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西陵魏武帝墓魏武遺

令曰時時望山陽車馬望一作別郊門向秀笛賦曰

吾西陵墓田者發聲寥亮追想疇昔遊宴穎川賓客遙悲松路漢

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穎川賓客遙悲松路書

灌夫傳曰宗族賓客為權利構穎穎稽叔夜之山庭尚

多楊柳文士傳曰嵇康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圍之縣城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為王

子猷之舊徑惟餘竹林世說曰王子猷嘗暫寄人空

東子山集
卷十二
銘

煩爾王肅味良久直指王孫葬地方為長樂之宮史記

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王異母弟也昭王七年傅里子

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

正直其墓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

烈士埋魂即是將軍之墓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

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

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

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荆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常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曰陳兵馬詣其

冢作三桐人自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生平宛然殺下而從之

心目及乎垂翅秦川關河羈旅降乎悲谷之景實有

憂生之情淮南子曰日至於美酒酌焉脩思建業之

水晉書五行志曰孫皓初童謠鳴琴在操終思華亭

之鶴晉書陸機曰華亭重為此別鳴呼哀哉麟亡星

落月死珠傷春秋斗運樞曰衡星得則蚌蛤實羣陰盈

虛羣陰缺蚌蛤瓶罄罄恥芝焚蕙歎詩小雅蓼莪云瓶

注云瓶小而壘大也罄盡也淮南子曰紫芝所望鐘

與蕭艾俱死陸機傷逝賦曰嗟芝焚而蕙歎

沉德水聲出風雲史記封禪書曰昔秦文公出獵獲

河曰德水音上大呂劍沒豐城氣存牛斗雷渙別傳曰煥字孔

夜見異氣起牛斗間煥見之乎煥曰此謂寶劍氣華

函一煥為豐城令煥至縣移獄掘地三十餘尺得青石

用拭劍光艷照耀乃送一劍與華自留一劍華使以

誅劍亡後煥子爽帶劍經廷平津劍無故墮水見二

龍長數丈光采
微發曜日映川
潛然思舊乃作銘云

風雲上慘舟壑潛移
言梁朝太清之亂也周易曰雲
從龍風從虎風雲上慘陰亂也

莊子曰藏舟于壑謂之固矣夜半有
力者負之而趨舟壑潛移喻國變也
駸駸霜露君子

先危
毛詩曰載驟駸駸駸駸馬奔貌禮記曰霜露既
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抱朴子曰周穆王

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鶴小人為
少蟲按君子對小人而言故云先危紀侯大去懷王

不返
秦昭王昭王許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
上句注見本序史記曰楚懷王見秦王書往會

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
與亢禮因留楚王楚人立太子橫是為頃襄王三年

卒於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
悲親戚紀侯懷王喻觀寧侯去國也
玉樹長埋風

流遂遠
世說曰庾文康公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
土中使人情何能久之又曰主東亭亡後玉

敬道與會稽王道子書曰无
美公私所寄忽爾喪失豈惟風流相悼荀伯卿作舊

縣慶封餘邑

荀伯藝文類聚作荀卿史記曰荀卿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荀卿

因家蘭陵左傳襄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句餘子之

朱方杜預曰朱方吳邑地理志丹徒師古曰卽春秋

朱方也蕭子顯齊書曰蕭氏之先蕭何孫侍中彪居

東海蘭陵晉分東海為東蘭陵中朝亂淮陰令慙過

在居晉陵武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名為南蘭陵人

按齊梁俱淮陰令後末為宗室朱方漢之丹徒魏曰

武進晉置蘭陵是蘭陵本荀卿

舊縣南蘭陵又為慶封餘邑也

楚辭魂兮歸來入修門注云修

門郢城門言不能魂歸蘭陵也

蘆龍史記樗里子墳武庫正南其墓魏志出儔傳

曰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蘆龍達于柳城思

歸道遠返葬無從徒留送雁空靡長松

王事劉峻所謂東平思樹望咸陽而平陵之東無復

西靡徒留空靡傷其不能復歸也

梧桐崔豹古今注曰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

殺義義門人作歌以怨之歌曰平陵東松栢

梧桐殺義義門人作歌以怨之歌曰平陵東松栢

東子

荀卿史記曰荀卿適

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荀卿

丹徒師古曰卽春秋

先蕭何孫侍中彪居

中朝亂淮陰令慙過

以南名為南蘭陵人

朱方漢之丹徒魏曰

武進晉置蘭陵是蘭陵本荀卿

舊縣南蘭陵又為慶封餘邑也

楚辭魂兮歸來入修門注云修

門郢城門言不能魂歸蘭陵也

蘆龍史記樗里子墳武庫正南其墓魏志出儔傳

晉林人劫義公仲長子昌言
白古者之葬松聲蕭

西長起秋風吳越春秋曰富貴之
疇昔隆貴提攜語

默疇昔以下言與信舊交也左
傳杜注曰或語或默

託情嵇阮風雲相得嵇阮嵇康
有酒如澠終温且克

左傳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朝陽落鳳大野傷麟傷麟

之卒也詩云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

陽家語孔叢子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樵於野而獲

麟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

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云唐虞世分麟鳳作城鬱鬱

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流寓於秦獨異志曰漢書夏侯嬰以功封滕公及死
得見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子山陽相送惟

餘故人

注見本序

嫺機斐緯獨鶴孤鸞

左傳嫺不恤其緯陶潛詩上絃驚別

鶴下絃操孤鸞

閨深夜靜風高月寒生平已矣懷舊何期

作懷舊賦

匣中絃絕隣人笛悲

文士傳曰嵇康臨死取琴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息

曰太平引絕於今日耶康別傳曰袁孝尼嘗從吾學

廣陵散吾每斲之廣陵散於今絕矣謝莊宋武宜貴

也隣人笛悲向秀事注見本序昔為幕府今成總

帷禮記鄭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總音歲謝眺銅雀臺詩曰總帷飄莽幹

玉帳山銘一作東宮玉帳山銘

及下行雨山並有東宮二字梁簡文集中有

明後簡文為太子時隨侍東宮之所作也

不賦郭崑山抵鵲淮南子曰崑山之玉填而塵垢

鹽鐵論曰崑山之總葉成帷連雲一作枝起幕陸機

旁以玉璞抵鳥鵲詩曰密葉成翠幄周禮鄭注曰在旁曰帷在玉策一作

藥上曰幕歸藏啓室曰昔者女媧氏張雲幕

難移金花不落山海經曰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

蓮花此以山隱士彈琴仙人看博神仙傳曰孫登善

名玉帳故云日漢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沒右中馬蹄迹處巖留舊

於今尚存曹植詩仙人攬六箸對博泰山隅

鼎竈聚新荆一作雲上新荆史記曰黃帝鑄鼎于荆

山山有合丹竈別賦云守丹竈而不顧鍊袁石初爛

金鼎而方堅此云鼎及竈者金鼎丹竈也燒丹欲成陶弘景真誥曰斷穀入山當養食白石昔

至人也今為桑田屢變一作盡海水頻盈一作傾神仙

東府左仙卿遠曰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又水

淺於往日會時略半耳豈將復為陸子遠嘆曰聖人

皆言海中行
長聞鳳曲永聽簫聲
列仙傳曰蕭史日

復揚塵也
旦隨鳳飛去秦人為作鳳
文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

吹臺山銘

江寧吹嶺雖山出筠秦簫下鳳此岫為真
晉書地理

郡江寧太康二年分建鄴置丹陽記曰江寧縣南四

十里有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王褒洞簫賦所

稱卽此也其竹圓緻異于眾處自伶倫採竹解谷其

後惟此終見珍故歷帝給樂府而俗呼曰鼓吹山雖

山出筠未詳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也列仙傳曰蕭

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之

一旦隨鳳飛去言秦人吹簫築臺不青槐避日朱草

如吹臺之山自然得名者為真也
青槐避日朱草

司一作晨
爾雅曰懷槐守宮槐葉晝聶而夜坑大戴

而復始
石名新婦樓學仙人
蜀記曰梓桐縣有五

人皆化為石又臨海記云新婦山土石悉綠色似人形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不極高顯神終不降也于是上於長安作飛廉觀

高四十丈於甘泉作延壽亦如之吳中字玉城南

姓秦一作中字玉成南君姓秦搜神記曰吳王夫差小女名玉悅童子韓重欲嫁之不得乃結氣而

死重遊學歸知之往弔于墓側玉形見顧重延頸而歌云南山有鳥北山張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

成疹沒身黃壚命之不造宛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眾鳥不為匹雙故見

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曾暫忘比花依樹登樹

要春楚辭注曰無木謂之榭舞能留客一作容聲便度新雕

梁數振一作遠無復輕塵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

望美人山銘一作後漢學

高唐礙石一作雨洛浦無舟玉高唐賦曰昔者先生遊高唐倦而晝寢夢見

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曹植洛神賦曰河洛之神名曰

宓妃又云御何處相望山邊一樓峯因五婦石是三

侯述異記曰秦惠王獻五美女於蜀王王遣五丁迎

皆化為石南中志曰有竹王者典於遜水有一女浣

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肯去聞

有兒聲取持歸破之得男兒長有才武遂雄夷漢以

竹為姓捐所破竹於野成林今竹王三郎是也王與

從人嘗止大石上命人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

石水出今王水是也破石存焉武帝拜唐蒙為都尉

以重幣喻諸種侯王斬竹王置牂柯郡以吳霸為太
守後夷濮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立後嗣霸表封其
三子列侯配食父祠
與竹王三郎是也
地肺山括地志曰終南山一名地肺山秦記云終南
又名地肺又真誥曰金陵之地方三十七頃是金
陵之地肺也爾雅霍山為南嶽郭云天柱山潛水所
出也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又王子年拾遺記

云崑崙之山有銅柱焉謂之天柱
禁苑斜通春人常恒一作聚樹裏聞

歌枝中見舞恰對妝臺諸牕晝一作開斜看已識直

一作喚便迴豈同織女非秋不來星經曰織女三星在天市東常以七月

試月一月六七日見東方荆楚歲時記日七月七日為織女牽牛聚會之夜

至仁山銘

峯橫鶴嶺水學龍津豫章記曰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三秦記曰河津一

名龍門兩旁有山水陸不通龜魚不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不得上曝腮水次也瑞雲一片

仙童兩人洞冥記東方朔云東海有大明之墟有釜山山出瑞雲應王者之符命如黃帝黃雲

堯時有赤雲之祥之類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丸藥光高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飢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

耀有五色服藥四三秋雲薄九日寒新真花暫落畫五日身輕生羽翼

樹長春橫石臨砌飛簷枕嶺壁繞藤苗牕銜竹影菊

落秋潭桐疎寒井

陸機要覽曰西陽山中有甘谷谷中皆菊花墮水中居人飲之多壽

有及一百五十有餘歲文帝詩曰雙桐生空井

魏仁者可樂將由愛靜

明月山銘

梁簡文帝有明月山銘其詞曰迢遞峯長威

行嶽聚既正書門兼同天柱非競小山寧淪

竹牕標嶽四面臨虛山危簷迴葉落牕疎看椽有笛

對樹無風蔡邕長笛賦序曰邕避難江南宿之柯亭

也取以為笛奇聲獨絕管輅別傳曰輅與風生石洞

雲出山根盛弘之荆州記曰宜都狼山縣有山山下

有穴大數尺為風井博物志曰山澤通氣

以典雷雲氣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
以雨陸機感時賦曰凝行雨于雲根
霜朝唳鶴秋夜

鳴猿周處風土記曰白鶴夜警至八月露降則鳴蜀

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堤梁似堰

野路疑村船橫隸下樹夾津門寧殊華蓋詎識桃源

西京雜記曰終南山有樹直上百丈如車蓋亦云華
蓋樹述異志曰武陵源在吳中山盡生桃李俗呼桃

李源上有石洞世傳秦末喪亂吳
中人於此避難食桃李者皆得仙

行雨山銘

一作梁東宮

梁簡文帝行雨山銘曰巖畔途遠阿曲路深
猶云息馭尚且抽琴茲獨擅嶽崎千變卻
繞畫房前臨寶殿玉岫開華紫水迴斜谿開
聚葉澗裏縈沙月映成水人來當花樹結如
帷磧起成基芝香馥逕石鏡
臨幄是銘亦簡文時同作也

山名行雨地異陽臺

高唐賦曰暮為朝雲暮為佳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無數神女羞

一作來看來宋玉神女賦云楚襄王翠幔朝

開新妝旦起

劉公幹齊都賦樹入承頭一作花來鏡

裹草綠色

一作衫同花紅面似開年寒盡正月遊春俱

除錦陂併脫紅綸

沈約詩云紅輪映早寒庚肩吾詩云粉白噴輪紅子山和趙王美人

春日詩亦云紅輪陂角料或云婦女所執暖扇之類

天絲劇藕蝶粉生或作塵

山遊絲想折藕飛蝶擬香塵若有人也

橫藤礙路

弱垂

一作柳低人誰言洛浦一箇河神之神名曰宓妃

刀銘三首

風伯吹鑪雨

一作雲師煉冶高誘淮南注曰風伯箕星張協七命曰飛

廉扇炭風俗通及王逸楚辭注並云飛廉風伯也吳

越春秋曰薛燭善相劍王取純鉤示之薛燭曰臣聞

王之初造此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

出銅雨師洒道雷師發鼓蛟龍捧爐天帝莊炭太一

下觀於是毆冶子曰天鐵焰朝流金精夜下吳越薛燭

地之精悉其伎巧矣

曰夫寶劍者全精價重十城名高于馬吳越春秋越

從理至本不逆

此劍者有市之鄉駿馬千匹戶之都其可與乎薛

燭曰雖傾城量金珠玉不可與况駿馬萬戶之都乎

千金穎合百鍊鋒成一呂氏春秋曰伍員逃楚至江見

曰此劍其值千金崔豹古光連斗氣燄動山精吳越

今注吳大帝有寶刀百鍊

伍子胥曰此劍有七星北斗文豫章記曰吳未亡時

恒有紫氣見於牛斗之間雷孔章曰是寶劍之精上

徹於天耳吳越春秋曰干身文水動刃古珠生越絕

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

胡子曰欲知泰阿觀其鈎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

知工布鈎從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在文若流水